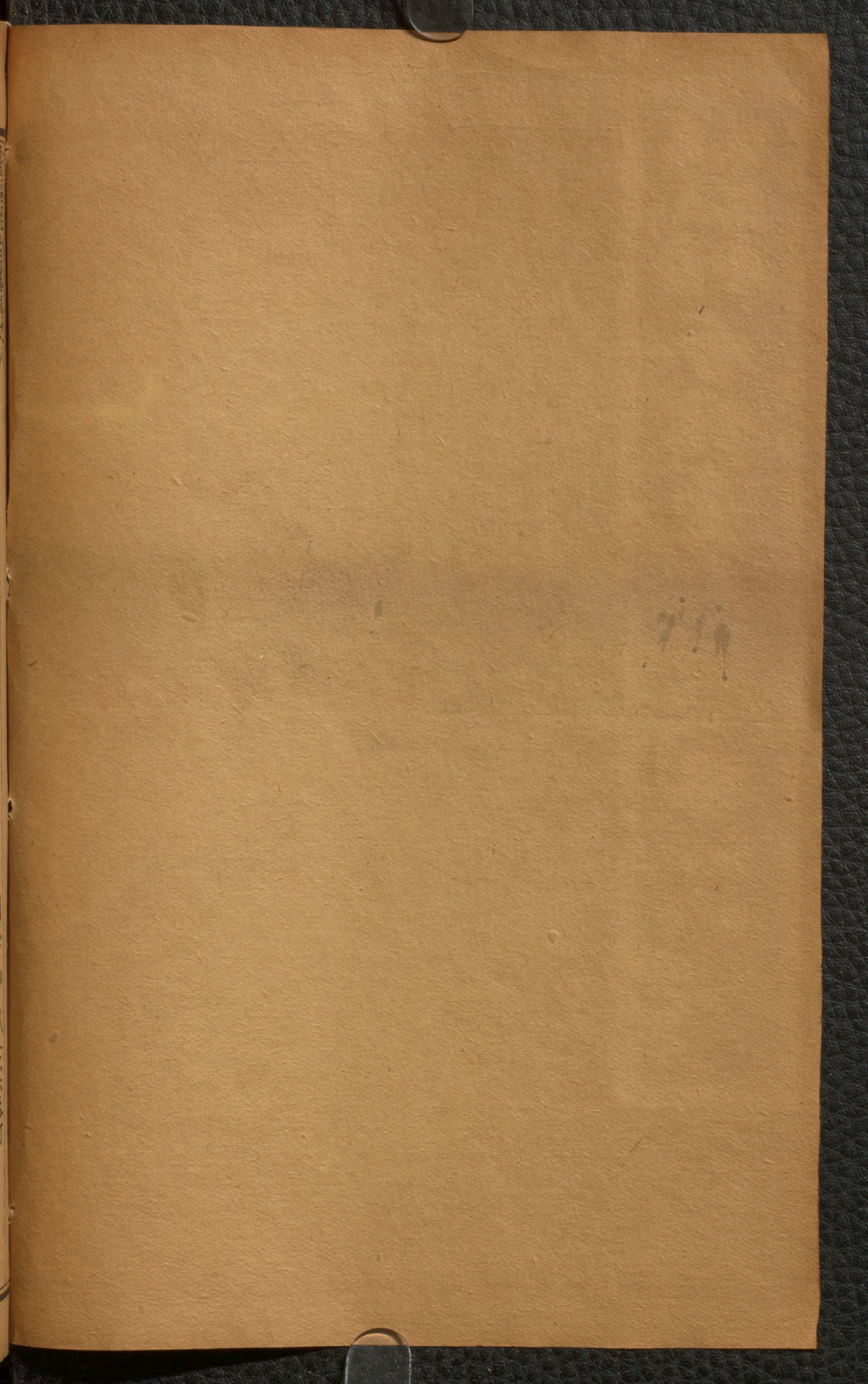
馬元臺
張隱庵

合註素問靈樞

錦章圖書局
印行



錢塘張隱庵
會稽馬元臺　兩先生合註
同學高　拭士宗參訂
門人　王弘義子芳　黃紹姚載華　校正

行鍼第六十七

黃帝問於岐伯曰。余聞九鍼於夫子。而行之於百姓。百姓之氣血各不同形。或神動而氣先鍼行。或氣與鍼相逢。或鍼已出氣獨行。或數刺乃知。或發鍼而氣逆。或數鍼病益劇。凡此六者。各不同形。願聞其方。

張註　此承前章論刺陰陽之人。而行鍼之不同也。夫五音之人多陰。左右太少之人多陽。百姓者。天下之大衆。蓋天地之間。六合之內。不離乎五。而人亦應之。百姓之氣血各不同形者。謂形中之血氣有盛有少也。六者。謂重陽之人。陽中有陰之人。陰陽和平之人。多陰之人。陰中有陽之人。及粗工之所敗也。○倪仲玉曰。此篇論刺形。故提二形字。末結一形字。

馬註　此帝以受鍼之人有六者之異而問之也。

岐伯曰。重陽之人。其神易動。其氣易往也。黃帝曰。何謂重陽之人。岐伯曰。重陽之人。熇熇高高。言語善疾。舉足善高。心肺之藏氣有餘。陽氣滑盛而揚。故神動而氣先行。

張註　此言重陽之人。神氣之易行也。夫五藏內合五行。外合五音。三陰之所主也。心肺居上為陽。肝腎脾居下為陰。陰中有陽也。重陽之人者。手足左右太少之三陽。及心肺之藏氣有餘者也。熇熇高高。乃三手陽之在上也。言語善疾。陰中之陽在中也。舉足善高。足三陽之在下也。心藏神。肺主氣。心肺之藏氣有餘。陽氣滑盛而揚。故神動而氣先行也。

言語五藏之所發也。

黃帝曰。重陽之人。而神不先行者何也。岐伯曰。此人頗有陰者也。黃帝曰。何以知其頗有陰也。岐伯曰。多陽者多喜。多陰者多怒。數怒者易解。故曰頗有陰。其陰陽之離合難。故其神不能先行也。

張註　心為陽中之太陽。肝為陰中之少陽。心主喜。肝主怒。心藏神。肝藏魂。魂隨神以往來者也。動神而氣先行者。神魂之相離也。重陽而頗有陰者。陰陽之相合也。陰陽之離合難。故神與魂合。則其神不能先行

矣上文曰氣先行此則曰神不能先行蓋氣行則神行神行則氣行神氣之相隨也先行鍼者貴在得神取氣然而神有易動氣有易往是以數刺而病益甚者反傷其神氣也○仇汝霖曰喜為心志怒為肝志數怒者易解言其人易怒而易解者重陽之人頗有陰也蓋多陰者多怒此陽中之陰故易怒而易解也

馬註 此承上文而言神動而氣先鍼以行者必其為重陽之人也夫重陽之人神易動而氣易往者何哉正以熇熇而有上炎之勢高高而有卑屈之心以言語則善怠以舉足則甚高其心肺在上之藏氣更為有餘而陽氣者衛氣也滑盛而揚故用鍼之際其神易動而氣先鍼而行也然有重陽之人而神不先行者陽中頗有陰也凡多陽之人必多喜多陰之人必多怒惟此重陽之人而怒亦數有但比重陰之人則易解耳故曰頗有陰也蓋以陽中有陰則陽為陰滯初雖鍼入而與陽合又因陰滯而復相離其神氣不能易動而先鍼以行也以此

黃帝曰其氣與鍼相逢奈何岐伯曰陰陽和調而血氣淖潤滑利故鍼入而氣出疾而相逢也

張註 徐振公曰此言陰陽和平之人血氣淖澤滑利故氣出疾而與鍼相逢也○倪仲玉曰謂陰陽之氣皆應于鍼

馬註 此承上文而言受鍼之氣有與鍼相逢者以其氣之出速而相逢也正以此人者陰陽各經相為調和而血氣淖澤故耳

黃帝曰鍼已出而氣獨行者何氣獨然岐伯曰其陰氣多而陽氣少陰氣沉而陽氣浮沉者內藏故鍼已出氣乃隨其後故獨行也

張註 徐振公曰此言多陰之人鍼已出而陰氣獨行也其陰氣多而陽氣少者陰氣沉而陽氣浮陰陽之相離也故鍼已出則微陽之氣隨鍼外泄陰氣外行于內此陰陽不和不能交相廝守而微陽之易脫也

馬註 此言有鍼已出而氣獨行者正以陰氣多而內藏故鍼雖出而氣乃隨後以獨行也陰氣者營氣也陽氣者衛氣也下文同

黃帝曰數刺乃知何氣使然岐伯曰此人之多陰而少陽其氣沉而氣往難故數刺乃知也

張註 徐振公曰此言陰中有陽之人數刺而始知也陰中有陽者多陰而少陽其氣沉而難于往來故數刺乃知此陰陽廝守于內也二節言多陰少陽之人有陰陽之相離者有相守者陰陽離合之道行鍼者不可不知○仇汝霖曰多陰少陽故陰陽不不合陰中有陽故陰陽相和蓋陽生于陰也

馬註 此言人有數刺而始知者以其陰氣多而沉也蓋比上節之沉則又沉之甚矣

曰多少故不相合

還音旋　晬音粹　管後世作脘　癰壅同

黃帝曰。鍼入而氣逆者。何氣使然。岐伯曰。其氣逆與其數刺病益甚者。非陰陽之氣浮沉之勢也。此皆粗之所敗。工之所失。其形氣無過焉。

【張注】徐振公曰。重陽之人。其神易動。其氣易往。神氣之易散也。多陰之人。氣隨鍼出。微陽之易脫也。陰陽有離有合。氣之有浮有沉。粗工不知浮沉離合之道。而失之。以致數刺而病益甚也。夫五音之形。陰氣多而陽氣少。左右太少之形。陽氣多而陰氣少。故善用鍼者。調其陰陽。而使形氣之無過焉。○倪汝霖曰。神氣者。五藏之神氣也。重陽之人。使神氣外弛。則愈亡其陰矣。多陰少陽之人。使陽氣隨鍼而出。則愈亡其陽矣。此皆粗之所敗。工之所失也。

【馬注】此言有鍼入而氣逆者。乃醫工之失其鍼法也。凡鍼入而氣逆與數刺而病益甚。非陰陽之氣有浮沉之勢也。特以營氣主沉。衛氣主浮。故刺衛當淺。刺營當深。今鍼入而氣逆者。特以宜淺而反深之。宜深而反淺之。所以鍼入而氣逆也。故凡用鍼者。皆當視其形氣而弗使過焉可也。

上膈第六十八

【馬注】首句有氣為上膈。故名篇。

黃帝曰。氣為上膈者。食飲入而還出。余已知之矣。蟲為下膈。下膈者。食晬時乃出。余未得其意。願卒聞之。岐伯曰。喜怒不適。食飲不節。寒溫不時。則寒汁流于腸中。流于腸中則蟲寒。蟲寒則積聚守于下管。則腸胃充郭。衛氣不營。邪氣居之。人食則蟲上食。蟲上食則下管虛。下管虛則邪氣勝之。積聚已留。留則癰成。癰成則下管約。其癰在管內者。即而痛深。其癰在外者。則癰外而痛浮。癰上皮熱。【馬注】據後論疾診尺篇第三節可比。

【張注】此言汁沫積于腸胃而成癰。膈者。內之膈肉。前連于胸之鳩尾。後連于脊之十一椎。旁連于脇。膈上為膻中。名曰氣海。上焦宗氣之所居。上焦開發。宣五穀味。所以熏膚充身澤毛。膈下胃府之所居。名水穀之海。受中焦之氣。泌糟粕。蒸津液。化其精微。隨三焦出氣。以溫肌肉。充皮膚。若因于喜怒不適。食飲不節。寒溫不時。病在膈上者。食飲入而還出。因于膈下者。食入晬時乃還。晬時。周時也。夫胃者。水穀血氣之海也。汁沫者。胃府所生之津液。滲出于腸胃之外。募原間之孫脈絡脈。化赤為血。注于胃之大絡。從藏府之經隧外出于皮膚。如因于外邪。以致津沫滲留于腸外。不得散。則日以成積矣。如因于內傷。汁沫留于腸

寒汁不得氣則不能行散

二內字納同　毋無同　伍五同　憺澹同

內漸積而成癰此皆因于中上二焦之氣有傷不能宣化輸布故帝曰氣為上膈蟲為下膈上膈者上焦之氣也下膈者中焦之氣也蓋蟲為陰類遇陽熱則消中焦之氣虛寒則陰類生聚而上食矣寒汁留于腸中則腸胃充郭而衛氣不能營于外則留積而成癰矣其癰在脘內者即痛而深其癰在外者則隱見于外而痛浮在癰上之腹皮則熱○徐振公曰此篇亦承前數章而言謂形中之肌肉血氣藉胃府水穀之所生養若食飲入而還出或暮食朝吐朝食暮吐則形氣消索矣此皆因于喜怒不節若傷于五藏之形則成五藏之積傷于腸胃則成腸胃之癰本經曰五藏不和則七竅不通六府不和則留而為癰

馬註　此言腸證有上下之分而尤詳下膈之義也膈者膈膜也前鳩尾後齊十一椎所以遮隔濁氣不使上土熏心肺也然有為膈上之病者乃氣使然食飲一入即時還出有為膈下之證者乃蟲使然食飲周時始復外出但帝明于上膈而昧于下膈但言下膈之始由于喜怒食飲寒煖不能善調以致寒汁流于腸中則蟲因寒而聚于下脘▲臍下二寸為下脘▼惟其聚于下脘故在之上胃在下之腸皆已充郭衛氣不得上營邪氣同居于腸胃之中及其人食則蟲上食而下脘始虛隨致邪氣入于下脘而積聚已留矣由是癰成而下脘約也其癰在下脘之內者即而按之其痛深其癰在下脘之外者即而按之其痛乃浮癰上之皮赤熱此下膈之病所以食飲晬時而還出也▲按百病惟膈為難愈後世之治膈者並不能分上膈下膈有氣與蟲之異乃遵仲景東垣丹谿書以關格為膈證按本經終始經脈禁服篇明是脈體非格證也豈不誤哉

黃帝曰刺之奈何岐伯曰微按其癰視其所行先淺刺其傍稍內益深還而刺之毋過三行察其沉浮以為淺深已刺必熨令熱入中日使熱內邪氣益衰大癰乃潰伍以參禁以除其內恬憺無為乃能行氣後以鹹苦化穀為下矣

張註　視氣所行者視衛氣之行于手足陽明而取之也毋過三行者先淺刺之以逐陽邪而來血氣復深刺之以致陰氣之邪最後還而復深刺之以下穀氣穀氣者水穀所生之穀氣也若過取之則穀氣出故曰毋過三行察其浮沉者察癰之生于脘內脘外而為淺深之刺也已刺必熨者溫散其寒汁沫也伍以參禁者參伍而禁忌之以除其內積也上古天真論曰恬憺虛無真氣從之故宜恬憺無為乃能行氣鹹苦化穀者以鹹苦之物同穀食之蓋鹹能耎堅苦能泄下穀則養其正氣者也○徐振公曰此因喜怒不適食飲不節寒溫不時之所致故曰伍以參禁謂禁其飲食之所當忌者恬憺無為是和其喜怒適其寒溫矣○倪仲玉曰當忌者忌不當忌者不忌故曰參伍

馬註　此言刺下脘之癰者必有其法也輕按其癰視其氣之所行先淺刺其癰之旁稍內其鍼而益深之又旋而刺之至于其三則不必復刺矣察其癰之浮者淺刺之癰之深者深刺之及已刺之後必以火熨

之使熱入于其中日使內之必熱則邪氣漸衰大癰乃潰又互參禁守之法除其入內之事專一恬憺無為乃能行氣然後用苦寒等味以化其穀庶食飲從茲下矣

憂恚無言第六十九

馬註 人有憂與怒以致無言蓋有其由故名篇

黃帝問于少師曰人之卒然憂恚而言無音者何道之塞何氣出行使音不彰願聞其方

張註 音聲者五音之聲嘹喨而有高下者也語言者分別清濁字面發言而有語句也在肺主聲心主言肝主語然由足少陰腎氣之所發又曰五者音也音主長夏是音聲之道本于五藏之氣全備而後能音聲響喨語句清明故善治者審其有音聲而言語不清者當責之心肝能言語而無音聲者當責之脾肺不能言語而無音聲者此腎氣之逆也夫憂則傷肺肺傷則無聲矣志怒傷肝肝傷則言語不清矣○徐振公曰土數五而主宮音宮乃君主之音五音之主也○仇汝霖曰此篇亦承前數章而言蓋憂恐忿怒傷五藏之形則病五藏而成積如傷五藏之氣則無音聲矣○倪仲玉曰憂恐忿怒傷氣氣傷藏乃病藏是因氣而病五藏之形或傷五藏之氣

少師答曰咽喉者水穀之道也喉嚨者氣之所以上下者也會厭者音聲之戶也口唇者音聲之扇也舌者音聲之機也懸雍垂者音聲之關也頏顙者分氣之所泄也橫骨者神氣所使主發舌者也故人之鼻洞涕出不收者頏顙不開分氣失也是故厭小而疾薄則發氣疾其開闔利其出氣易其厭大而厚則開闔難其氣出遲故重言也人卒然無音者寒氣客于厭則厭不能發發不能下致其開闔不致故無音

張註 胃之上脘為咽喉主進水穀在喉嚨之後肺之上管為喉嚨主氣之呼吸出入在咽喉之前會厭者在喉嚨之上乃咽喉交會之處凡人飲食則會厭掩其喉嚨而後可入于咽此喉嚨之上管故為音聲之戶謂聲氣之從此而外出也脾開竅於口唇口開闔而後語句清明故為音聲之扇心開竅于舌足少陰之脈上挾舌本舌動而后能發言故為音聲之機懸雍者喉間之上腭有如懸雍之下垂者聲從此而出故為音聲之關肝脈循喉嚨入頏顙頏顙者腭之上竅口鼻之氣及涕唾從此相通故為分氣之所洩謂氣之從此而分出于口鼻者也橫骨者在舌本內心藏神而開竅于舌骨節之交神氣之所游行出入故為神氣之所使主發舌者也蓋言橫骨若弩舌之發機神氣之所使也人之鼻洞涕出不收者因頏顙不開分氣失也蓋以申明頏顙乃腭之上竅口鼻之氣及涕唾之從此而相通者也會厭者為開為闔主聲

辟闢同

氣之出入是以薄小則發聲疾厚大則開闔難其氣出遲故重言也重言者口吃而期期也寒氣者足少陰寒水之氣也蓋少陰之脈上繫于舌絡于橫骨終于會厭其正氣上行而後音聲乃發如寒氣客于厭則厭不能發謂不能開也發不能下謂不能闔也是以至其開闔不致而無音聲矣

【馬註】此詳言人之憂恚而無言者以寒氣之客于會厭也人有二喉其一曰咽喉乃水穀之道也生于後其管通于六腑其一曰喉嚨氣之所以上下者也生于前其管通于五臟會厭者凡人用飲食必由會厭以掩喉嚨而後飲食可過耳故喉嚨既為氣之上下則會厭為音聲之戶唇為音聲之扇舌為音聲之機▲猶弩之有機▼懸雍為音聲之關頏顙為分氣之所泄橫骨為神氣之所使舌之所發故人有鼻洞涕出不收者必其頏顙不開分氣相失從鼻而誤出故耳然人之言語所發寔以會厭為主厭小而薄則發氣速以其開闔利而出氣易也若厭大而厚則發氣遲以其開闔難而出氣遲所以言語最重也今人字然飙音者由夫寒氣客于會厭則厭不能發縱發亦不能下其開闔頗難所以至于無音也

黃帝曰刺之奈何岐伯曰足之少陰上繫于舌絡于橫骨終于會厭兩瀉其血脈濁氣乃辟會厭之脈上絡任脈取之天突其厭乃發也

【張註】足少陰主先天之生氣留于膻中上出于肺以司呼吸者後天水穀所生之宗氣也是以呼出心與肺吸入下通於肝腎呼吸定息上下之相通也故寒氣客之則正氣不通而會厭失其開闔之機矣濁氣者寒水之濁氣辟除也兩瀉其血氣者謂脈道有兩岐一通于舌本一通精液于廉泉玉英蓋足少陰主藏先天之精氣而上通于空竅者也

【馬註】此言即人之無音者而有刺之之法也足少陰腎經所行之脈上繫于舌復絡于橫骨以終于會厭必兩次瀉其血脈則濁氣乃辟除矣然欲瀉其血脈者正以此會厭之脈上絡于任脈天突之穴取此穴以刺之其厭乃可發也▲天突在頸結喉下四寸宛宛中鍼五分留三呼灸三壯▼

寒熱第七十

【馬註】凡有瘰癧者其病必發寒熱故名篇

黃帝問于岐伯曰寒熱瘰癧在於頸腋者皆何氣使生岐伯曰此皆鼠瘻寒熱之毒氣也留于脈而不去者也

張註此承上章之義而論足少陰之水火焉寒熱者先天水火之氣水火者精氣也以上數章論後天所成之身形及水穀所生之血氣有盛有虛為癰為積上章論少陰所生之氣上出于會厭而發于音聲所藏之精上通于任脈以濡空竅然有正氣則有邪淫如寒熱之毒氣下藏于藏上通于頸液之間即留於脈而不去則為瘰癧者此腎藏先天之水毒也天開於子天一生水其毒在外故名曰鼠夫頸液之脈少陽之脈也少陽乃初陽之氣生于先天之水中少陽與腎藏精氣相通故本經曰少陽屬腎愚按本經凡論刺論疾其中暗合天地陰陽之道及血氣之生始出入蓋欲使學者知邪病之所由生則正氣之所出入若能觸類旁通斯得聖人之微義

馬註此言鼠瘻之所以發為寒熱者以其毒氣之留于脈也瘰癧者瘡名一名鼠瘻瘡生于頸腋兩腋間乃陽明少陽兩經之所屬也正以鼠瘻有寒熱之毒氣留于其脈而不去耳 俗云鼠用飲食流涎于其中人誤用之所以毒氣感而生瘰癧今鼠之頸腋多壜其狀猶瘰癧然後世有用猫製藥方者亦所以勝其毒耳大義又見後論疾診尺篇

黃帝曰去之奈何岐伯曰鼠瘻之本皆在于藏其脈上出於頸腋之間其浮于脈中而未內着於肌肉而外為膿血者易去也黃帝曰去之奈何岐伯曰請從其本引其末可使衰去而絕其寒熱審按其道以予之徐往徐來以去之其小如麥者一刺知三刺而已馬註素問骨空論亦有刺寒熱法

張註此言陰藏之毒氣傳于府陽而外出于末者可刺而易已也夫藏為本脈為末其毒在藏而上出于頸脈之間其浮于脈中而外為膿血者此毒氣出于末而從脈潰故易已也未內着于脈肉者未轉及於陽明也故從其本引其末可使衰去而絕其寒熱之毒審按其所出之道路以予奪之徐往徐來以引去之其小如麥者毒之輕微也可一刺知三刺而已此章與素問集註第六十篇之骨空論合參其大義曉然矣○徐振公曰手厥陰少陽皆與腎合藏陰之毒出于府陽故為易治若出于厥陰之藏故為不治之死證矣

馬註此論刺瘰癧之有法也鼠瘻之本皆在五藏其末上出于頸腋浮于脈中內未着于肌膚外尚未成膿血者斯易去也去之之法亦惟從其何藏之本以引其在外之末可使漸衰而絕其寒熱審按其脈道以取穴而與之鍼徐往徐來以去其病▲刺法▼內有如小麥粒者一刺則知其病之將去三刺則病自已矣

黃帝曰決其生死奈何岐伯曰反其目視之其中有赤脈上下貫瞳子見一脈一歲死見一脈半一歲半死見二脈二歲死見二脈半二歲半死見三脈三歲而死赤脈不下貫瞳子可治也馬註此節大義與本經論疾診尺篇相同

厥後人以包絡非命門皆不知形氣之故 天地有正氣亦有淫氣 骨空論有救治之法

衛氣先行于四末者先行皮膚先充絡脈循經而行以

【張註】夫腎藏天一之水地二之火此先天始分之兩儀也少陽厥陰之氣皆出于腎厥陰之氣上舍于心下之包絡而為有形之一藏包絡主脈而代君行其血焉少陽之氣游行于上中下出入于肌腠歸于中焦之部署而為有形之一府與心主包絡之相合也是厥陰少陰之形藏在于心下中焦之部分而二氣皆本於腎藏之所生瞳子者水藏之骨睛也赤脈從上而下貫瞳子者水藏之毒氣上交于包絡之火藏火藏之毒氣復下交于水藏之骨睛此為陰陽交者死不治蓋毒氣在于陰陽之藏內往來不能出于末而從脈潰故為不治之惡疾也夫天一地二合而為三一脈一歲死者水藏之毒甚也二脈二歲死者水藏之毒傳之于火藏也三脈三歲死者毒氣分于二藏之間也蓋毒之專者重故死之速分者死之遲也一脈半者一二之間也二脈半者二三之間也夫人秉先天之水火而成此形有感于正氣必協于邪淫是以痘毒發源在腎先天之火毒也瘰癧者先天之火毒也蓋火有毒而水亦有毒但火多而水毒少也○仇汝霖曰心包絡為陽藏陰傳于陽而不復下交于陰者尤為可治故復曰赤脈不下貫瞳子者可治也聖人救民之心甚切醫者可輕忽而待其死耶

【馬註】此言決瘰癧之生死有法也赤脈從上而下貫瞳子中凡死之遠近以脈之如線者多少為度如無赤脈下貫瞳子者其病可治也

邪客第七十一

【馬註】客者感也首節論邪之所感故名篇末節八虛義同

黃帝問於伯高曰夫邪氣之客人也或令人目不瞑不臥出者何氣使然

【馬註】此篇論衛氣行于形身之外內宗氣行于經脈之外內行于脈內者偕營氣而行行于脈外者隨衛氣而轉外內自相逆順而行者也○徐振公曰此章假邪客以明衛氣宗氣之行故篇名邪客而經文皆論其正氣焉

伯高曰五穀入于胃也其糟粕津液宗氣分為三隧故宗氣積於胸中出於喉嚨以貫心脈而行呼吸焉營氣者泌其津液注之於脈化以為血以榮四末內注五藏六府以應刻數焉衛氣者出於悍氣之慓疾而先行於四末分肉皮膚之間而不休者也晝日行於陽夜行於陰常從足少陰之分間行於五藏六府今厥氣客於五藏六府則衛氣獨衛其外行於陽不得入於陰行於陽則陽氣盛陽氣盛則陽蹻陷不得入於陰陰

應呼吸漏下晝行於陽夜行於陰者與皮膚之榮氣相將而行於形身之內外出于咽喉以貫心脉者從手太陰而貫於脉中與動輸篇合參厥陰者藏府之厥氣

秫音术

虛故目不瞑。【張註】此節與本經五味篇論三焦之義相同。

【張註】此論宗氣同榮氣行于脉中以應呼吸漏下衛氣行于脉外晝行于陽夜行于陰皮膚經脉之血氣交相逆順而行也。按五味篇曰。大氣之摶而不行也。積于胸中。命曰氣海。出于肺。循咽喉。故呼則出吸則入。此宗氣隨肺氣行于皮膚。呼則氣出而八萬四千毛竅皆闔。吸則氣入而八萬四千毛竅皆開。此章論宗氣貫心脉而行呼吸。心脉者。手心主包絡之脉。包絡主脉。是從心脉而行于十六經脉之中。呼吸定息。脉行六寸。晝夜一萬三千五百息。脉行八百十丈。以終五十營之一周。是宗氣營氣皆半行于脉中。而半行于脉外者也。衛氣者。慓悍滑疾。獨行于脉外。晝行于陽。夜行于陰。以司晝夜之開闔。行于陽則目張而起。行于陰則目瞑而臥。如厥逆之氣。客于五藏六府。則衛氣獨衛于外。行于陽不得入于陰。故目不瞑。愚按衛氣不得入于陰則目不瞑之論。多有重見。然各有意存。學者宜體析明白。○徐振公曰。大惑篇云衛氣不得入于陰則陽氣滿。陽氣滿則陽蹻盛。此章陷字疑誤。

【馬註】此伯高言人之目不瞑者。以其陽氣獨行于外。而內之陰氣亦虛也。夫邪之感于人身。令人目不得瞑或不臥而出于外者。正以五穀入胃。下者為糟粕之隧。中焦為津液之隧。上焦為宗氣之隧。故宗氣積于胸中者。即上焦也。出喉嚨以貫心脉而行呼吸。一呼脉行三寸。一吸脉行三寸。呼吸總為一息。則脉行六寸。凡人一日一夜。計有一萬三千五百息。則脉行八百一十丈。其榮氣出中焦之氣。降于下焦而生此陰氣者。泌其津液。注之于脉。化以為血。以榮四支。內隨宗氣以行于五藏六府經脉之中。而百刻之內。其脉數與刻數相應也。衛氣者。由下焦之氣以升于中上二焦。而生此陽氣。但衛氣慓悍滑疾。不隨宗氣以行而先行于四末分肉皮膚之間而不休者也。晝行于陽經。夜行于陰經。然晝行陽經之時。如行足太陽經已畢。則必入于足少陰腎經。而又出行於陽經。行足陽經已畢。則亦必入於足少陰腎經。而又出行于陽經。諸陽皆然。止以陽迅而陰氣弱。故必一入而即出也。所謂常從足少陰之分間行于五藏六府者。如▲大義見衛氣行篇▼今邪氣厥逆客于五藏六府。則衛氣獨衛其外。不得內入于陰。惟其不得內入于陰。則外之陽氣盛。而陽蹻之脉不得入于陰。致內之營氣虛而陰蹻之脉不得通于陽。陽盛而陰虛。此目之所以不瞑也。

黃帝曰。善。治之柰何。伯高曰。補其不足。瀉其有餘。調其虛實。以通其道而去其邪。飲以半夏湯一劑。陰陽以通。其臥立至。黃帝曰。善。此所謂決瀆壅塞。經絡大通。陰陽和得者也。願聞其方。伯高曰。其湯方以流水千里已外者八升。揚之萬遍。取其清五升煮之。炊以葦薪火。沸置秫米一升。治半夏五合。徐炊令竭為一升半。去其滓。飲汁一小杯。日三稍益。以知為度。故其病新發者。覆杯則臥。汗出則已矣。久者三飲而已也。【馬註】秫稷之粘者。

陽明主秋金而居中土腎屬癸水

仲祖名甘瀾水主治奔豚

張註 此論調足少陰陽明之氣以通衛氣之行于內蓋衛氣之行于陰從手足陽明下行至足而交于足少陰從足少陰而注于五藏六府故當調此二經之氣焉補不足者補衛氣之不足瀉有餘者瀉厥氣之有餘調虛實者調外內之虛實以通其道路而去其厥逆之邪半夏色白形圓味甘而辛陽明之品也月令五月半夏生感一陰之氣而生者也胃屬戊土腎藏天癸飲以半夏湯一劑者啟一陰之氣上交于胃戊癸合而化大火土之氣則外內之陰陽已通其臥立至此所謂決瀆壅塞經絡大通陰陽得和者也夫腎為水藏而為生氣之原氣行則水渙胃乃燥熱之府而主中土欲得陰陽以合化而不欲寒水之上乘故用流水千里以外者所謂勞水也再揚之萬遍則水性無力不能助寒水上行矣八乃金之成數五乃土之生數陽明主秋金而胃居中土故用八升五升者助陽明之胃氣也葦乃水草故以葦薪者助水中之生氣也秫乃土穀而秋成置秫米一升者助胃氣也上古以腹中和小便利為知覆杯則臥汗出而已者正氣和而厥氣散衛氣得從其道而出入矣○徐振公曰厥陰者藏府之逆氣也氣本於足少陽腎而生于足陽明胃故調此二經之氣而逆氣自解矣曰陰陽已通陰陽和得者一謂衛氣所行于外內之陰陽一謂少陰陽明之陰陽相得而和也

馬註 此言治目不瞑而不得臥者有調其虛實之刺法飲以湯劑之方法也陽蹻獨盛於外則衛氣有餘也不得入于陰而陰虛營氣不足也當補其不足而瀉其有餘蓋不足為虛有餘為實所以調其虛實以通內外往來之道耳然又飲以半夏湯一劑則陰陽已通其臥立至其方以流水來自千里外者八升即今之三升餘也揚之萬遍濾其清者五升煮之即今之二升餘也炊以葦薪及火沸之時又置秫米一升即今之四合餘也治半夏五合即今之二合餘也徐徐炊之令竭之一升半即今之六合餘也去其滓飲汁一小杯一日之內服之者三次稍有所益自有所覺則漸可瞑矣凡病新發者覆杯則臥汗出則已病久者飲三次而已耳

黃帝問於伯高曰願聞人之肢節以應天地奈何伯高答曰天圓地方人頭圓足方以應之天有日月人有兩目地有九州人有九竅天有風雨人有喜怒天有雷電人有音聲天有四時人有四肢天有五音人有五藏天有六律人有六府天有冬夏人有寒熱天有十日人有手十指辰有十二人有足十指莖垂以應之女子不足二節以抱人形天有陰陽人有夫妻歲有三百六十五日人有三百六十節地有高山人有肩膝地有深谷人有腋膕地有十二經水人有十二經脈地有泉脈人有衛氣地有草蓂人有毫毛天有晝夜人有卧起天有列星人有牙齒地有小山人有小節地有山石人有高骨地有林木人有募筋地有聚邑人有䐃

通篇論形單提衛氣二字謂衛氣之出入于有形也

內叶訥舍音捨焉音煙

屈叶曲數上聲

肉。歲有十二月人有十二節地有四時不生草人有無子。此人與天地相應者也。

張註 此論人之形身四體。藏府陰陽應天地之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人與天地參也。衛氣晝行于陽。夜行于陰。應天道之遶地。一周一歲而終三百六十五度日月五星隨天道之環轉風雨雷電從天氣以施行山川泉谷。上天之無不覆幬。林木草蓂感天氣而生長。衛氣日行于陽。上至頭目口齒。下至足脛膝膕四旁之四肢肢節。膕肉皮毛。夜行于陰內。循五藏六府。熏于募筋。充于胸腹。人之身形藏府。應六氣之升降五運之出入。衛氣之行。應天地之繞地環轉。而復通貫于地中。故曰地有泉水。人有衛氣。是衛氣非獨行于形身之外內。而復貫通于經脈之外內者也。○徐振公曰。地有草蓂人有毫毛。女子月事以時下者滲滲皮毛之血也。男子衝任不盛。宗筋不成則鬚不生。是以四時之草不生。以應人之與子。仇汝霖曰。上古有蓂草。一莖三十葉。如月小則落二十九葉。蓋以應女子之月事以時下。

馬註 此伯高備言人與天地相應也。女子不足二節。缺塁垂與二睪也。以抱人形故耳。

黃帝問于岐伯曰。余願聞持鍼之數。內鍼之理。縱舍之意。扞皮開腠理。奈何。脈之屈折出入之處。焉至而出。焉至而止。焉至而徐。焉至而疾。焉至而入。六府之輸於身者。余願盡聞少敘別離之處。離而入陰。別而入陽。此何道而從行。願盡聞其方。岐伯曰。帝之所問鍼道畢矣。黃帝曰。願卒聞之。

張註 此問用鍼之理。而兼問血氣之行于皮膚經脈之外內。有出入至止離別之處焉。皮腠者。脈外之氣分也。脈之屈折出入之處。焉至而出。焉至而止。謂血氣之行于經脈外內。有至止出入之處。而內鍼之理。何以為之至止疾徐也。六府之輸于身者。即手足三陽之本標。別離之處者。別經絡而出於氣街之處也。夫皮膚為陽。經脈為陰。離而入陰者。脈外之氣血。離皮膚而入于經脈也。別而入陽者。脈內之氣血別經脈而入于皮膚也。此何道從行。願聞盡其方。伯言帝之所問。乃陰陽血氣之流行。知血氣之外內。則知所以用鍼矣。○仇汝霖曰。此因鍼道以明血氣之運行出入。蓋鍼道與血氣之流行。皆合天地之大道。

馬註 此帝備問用鍼之義。及經脈出入離合之處也。鍼有所持之法。所內之理。或縱鍼而不必持。或捨鍼而不復用。扞人之皮以開其腠理。此皆法之所當知也。其經脈有屈折出入之處。何所至而出鍼。何所至而止鍼。何所至而用鍼則徐。何所至而用鍼則疾。何所至而入鍼。且六府之運於人身者。有別有離。何者離陽而入于陰。何者別陰而入于陽。此必有脈道以為之行也。故備問之。

岐伯曰。手太陰之脈。出于大指之端。內屈循白肉際。至本節之後太淵。留以澹。外屈上于本節之下。內屈與陰諸絡會於魚際。數脈并注。其氣滑利。伏行壅骨之下。外屈出于寸口而行。上至於肘內廉。入于大筋之下。內

屈上行臑陰入腋下內屈走肺此順行逆數之屈折也

張註此分論脈外之宗氣循手太陰之經順行而逆數也夫宗氣之行于脈外者從肺氣而出故其氣滑利伏行于壅骨之下外屈出于寸口而行外屈上于本節之下留以澹滲皮毛手太陰之脈出于大指之端內屈循白肉際至本節之後太淵內屈與諸陰絡會于魚際數脈并注上至于肘內廉入于大筋之下內屈上行臑陰入腋下內屈走肺此太陰之脈從指非而走肺脈外之宗氣從臑腋以上魚此順行逆數之屈指也

馬註此伯言手太陰經之脈有曲折出入順逆之數也手太陰肺經之脈出于大指之端少商穴內屈之以循白肉之際蓋白肉屬陰經赤肉屬陽經陰陽之經以赤白肉際為界也至本指節後有太淵穴大凡脈會太淵而留止于此澹滲諸經從外而曲上于本節之下又從內而曲與陰經諸絡會于魚際但數經之脈并注于此其氣滑利伏行壅骨之下即掌後高骨也又外注少曲出于寸口之太淵穴而行故曰脈會太淵也上從經渠列缺孔最又至肘內之俠白穴入于大筋之上從內少曲上行臑之陰廉入腋下之雲門天府又內曲而走于肺此則從外而走內者為逆若自雲門中府以出少商則自內而出外者為順此乃順行逆數之屈折也

心主之脈出于中指之端內屈循中指內廉以上留于掌中伏行兩骨之間外屈出兩筋之間骨肉之際其氣滑利上二寸外屈出行兩筋之間上至肘內廉入于小筋之下留兩骨之會上入于胸中內絡于心肺

張註此分論行于脈中之宗氣從心主之脈營行于十二經脈之中以應呼吸漏下其脈外之宗氣亦隨本經而屈折于皮膚之間蓋宗氣之出于肺而行于皮膚者散于十二經脈之外各從本經而為逆順之行故行于心主之脈外者外屈出兩筋之間骨肉之際其氣滑利上肘臂二寸外屈而澹滲于皮膚心主之脈出于中指之端內屈循中指內廉以上留于掌中伏行兩骨之間出行兩筋之間上至肘外廉入于小筋之下留兩骨之會上入于胸中內絡于心肺此亦順行而逆數也夫脈外之氣血各隨本經以分界畔故行于脈中者隨脈而屈折于脈內行于脈外者亦隨本經而屈折于脈外也以上二節論宗氣之留于胸中上出于肺行於十二經脈之皮部以司呼吸開闔上貫心脈營于十二經脈之中以應呼吸漏下外內之相應也

馬註此伯言心主之脈有屈折出入順逆之數也心主之脈即手厥陰心包絡之脈也手少陰心經本為君主之官而以此包絡為心主者正以其脈之所行能代君主而遂謂之心主之脈也▲大義見下文▼其脈行於中指之端中衝穴從內少曲循中指之內廉以上留于掌中之勞宮穴伏行于兩骨之間外曲而行出於兩筋之間正骨肉之際大陵穴之所在也其氣滑利上于二寸之內關穴又外屈出行兩筋之

本輸篇曰心出于中衝溜于勞宮注于大陵行于間使入于曲澤為合手少陰也

上篇論手太陰主氣手心主主脈此申明十二經脈各分皮部各有氣血各隨經脈外內屈折而行故曰其餘

間上至肘之內廉曲澤穴入于小筋之下留于兩骨之會上入于胸之天泉天池而內絡于心肺兩經此乃心主順行逆數之屈折也▲大義見前本腧篇第三節

黃帝曰手少陰之脈獨無腧何也岐伯曰少陰心脈也心者五藏六府之大主也精神之所舍也其藏堅固邪弗能容也容之則心傷心傷則神去神去則死矣故諸邪之在于心者皆在于心之包絡包絡者心主之脈也故獨無腧焉

【張註】此申明宗氣貫心脈而行呼吸之因蓋血脈者心所主也包絡代行其血氣者君主無為而神明內藏也精神內藏其藏堅固故邪弗能傷心傷則死矣少陰心脈也包絡者心主之脈也獨無腧焉包絡代腧其血氣也

【馬註】此承上文而明手少陰心經不必有治病之腧也輸者穴也前本輸篇止言心出于中衝云云而不言心經者豈心經獨無治病之腧乎非謂心經無輸穴也伯言少陰者心之脈也心為五藏六府之大主乃所以藏神者故為精神之所舍也其藏堅固而邪弗能容若邪容之則心傷而神去人至於死矣故凡諸邪之在心者皆不在于心而在于心之包絡此包絡者遂得以同于心主之脈而即以心主稱之也故治病者亦治心包絡之穴而已獨不取于心之輸者有以哉

黃帝曰少陰獨無腧者不病乎岐伯曰其外經病而藏不病故獨取其經于掌後銳骨之端其餘脈出入屈折其行之疾徐皆如手少陰心主之脈行也故本輸者皆因其氣之虛實疾徐以取之是謂因衝而瀉因衰而補如是者邪氣得去真氣堅固是謂因天之序

【張註】此承上文復申明少陰之無輸者謂精神內藏不為各經轉輸其血氣而少陰之經脈亦從外而循于內也故外感于邪獨取其掌後銳骨之神門穴蓋病在外經而藏不病也其餘手足十二經脈之出入屈折行之疾徐皆如手少陰心主之脈行蓋言十二經脈相同非少陰之獨無腧也故取少陰之本腧也皆因其正氣之虛實以取之而不因於邪也因心氣之盛而衝者瀉之心氣之衰者補之蓋精神內藏藏真堅固邪在外經而不傷于內故止因正氣之盛虛而補瀉其腧也八正神明論曰因天之序盛虛之時移光定位正立而待蓋心為陽中之太陽而上應于日如衰而補之以待日之方中衝而瀉之以待日之將昃

【馬註】此承上文而明心經之病在外經而不在內臟所以止取神門之穴而餘病則取包絡而已夫諸邪之在心者蓋治心之包絡則少陰心經獨不病乎伯言心經之病在于外經凡經脈之行于外者偶病耳

脈出入屈折皆如手少陰心主之脈行此句申明前節之義若因于部止取外經之神門因正氣之盛虛然後補寫其輸

其心之內藏則不容病者也故外經有病獨取其掌後銳骨之端神門穴耳其餘脈之出入曲折所行之徐疾皆于手厥陰心包絡之脈行也故本經本輸篇謂治手少陰者即治心包絡經皆調其氣之虛實疾徐以取之是謂因邪氣所衝而瀉之真氣衰而補之如是者則邪去而真固有以循天道四時之序矣

黃帝曰持鍼縱舍奈何岐伯曰必先明知十二經脈之本末皮膚之寒熱脈之盛衰滑濇其脈滑而盛者病日進虛而細者久以持大以濇者為痛痺陰陽如一者病難治其本末尚熱者病尚在其熱已衰者其病亦去矣持其尺察其肉之堅脆大小滑濇寒溫燥濕因視目之五色以知五藏而決死生視其血脈察其色以知其寒熱痛痺

張註此論審別病氣在于皮膚經脈之外內有出入盛衰之別也本末者十二經脈之本標血氣之流行出入者也皮膚之寒熱病氣在于皮膚也脈之盛衰滑濇病氣在于經脈也其脈滑而盛者病日進于經脈之中虛而細者病外持于脈外也夫在外者皮膚為陽筋骨為陰脈大以濇者為寒熱痛痺也如左右之陰陽如一者病難治謂皮膚筋骨之淺深皆病也其本末尚熱者病尚在于血脈之中其勢已衰者其病氣隨經脈之血氣出于氣街而亦去矣邪氣藏府篇曰脈滑者尺之皮膚亦滑脈濇者尺之皮膚亦濇故持其尺察其尺膚之堅脆大小滑濇以知皮膚分肉之寒熱燥濕也五藏之血色見于目因視目之五色以知五藏而決死生蓋病在藏者半死半生也視其血絡察其皮毛以知痛痺之寒熱也皮部論曰凡十二經脈絡者皮之部也其色多青則痛多黑則痺多黃赤則熱多白則寒五色皆見則寒熱也此篇論榮衛宗氣榮行出入于經脈之外內故持鍼縱舍亦當察病氣之在于皮膚在于經脈或在內之五藏也

馬註此帝問持鍼縱舍之法而伯先以視病之法言之也第四節帝以持鍼之數納鍼之法縱舍之意問之而伯尚未言故此以持鍼縱捨為問伯言必先明知手足十二經脈之本末其各經何起何止也皮膚之寒熱各經之分肉孰寒而孰熱也及人迎氣口之脈盛衰滑濇其脈之滑而盛者病當日進脈之虛而小者病久以持若大而帶濇當為痛痺如人迎氣口如一則脈為關格病當難治▲大義見四時氣禁服終始等篇▼胸腹為本四支為末凡本末尚熱者其病尚在凡本末之熱已衰者其病亦去不惟是也又必持其尺部以察其肉之堅脆脈之大小滑濇體之寒溫燥濕即本經論疾診尺篇所謂獨調其尺以言其病也又以脈為五藏六府之精▲此語見本經大惑論▼視其目之五色以知其五藏而決其死生又視其血脈之陷下與否及經脈之五色以知其寒熱痛痺▲大義見本經經脈篇▼斯可以行持鍼之舍之法矣

真氣神氣也神氣出入于皮膚絡脈之外內與傷寒論合參

節之交三百六十五度絡脈之滲灌于諸節者也言神氣從血脈而游于機關之室五藏之血氣各

黃帝曰持鍼縱舍余未得其意也岐伯曰持鍼之道欲端以正安以靜先知虛實而行疾徐左指執骨右手循之無與肉果瀉欲端以正補必閉膚輔鍼導氣邪得淫泆真氣得居

張註 此論刺血脈而當養其真氣也真氣者所受于天與穀氣并而充身者也縱舍者迎隨也無與肉果者刺脈無傷肉也

馬註 此伯始以持鍼縱舍之法言之也凡持鍼之道欲端以正安以靜先知病之虛實以行疾徐之法始用左按指其病人之骨右手循穴以施其鍼方鍼入時無與肉裹欲行瀉法必端以正欲行補法必開其膚動鍼導氣斯邪氣可淫泆而散真氣得在內而居矣

黃帝曰扞皮開腠理奈何岐伯曰因其分肉左別其膚微納而徐端之適神不散邪氣得去

張註 此論刺皮膚而當養其神氣也神氣者兩精相摶之所生兩精者天乙之精後天水穀之精也

馬註 此同第四節扞皮開腠理之問而伯言其有法也所謂扞皮開腠理者因其分肉之在何經而扞分其皮以開其腠理而入刺之也先以左手別其皮膚然後右手微納其鍼而徐徐端正其鍼以入之斯乃扞皮開腠理之法其神氣自然不散而邪氣乃得以去矣

黃帝問於岐伯曰人有八虛各何以候岐伯荅曰以候五藏黃帝曰候之奈何岐伯曰肺心有邪其氣留于兩肘肝有邪其氣流于兩腋脾有邪其氣流于兩髀腎有邪其氣留于兩膕凡此八虛者皆機關之室真氣之所過血絡之所遊邪氣惡血固不得住留住留則傷經絡骨節機關不得屈伸故病攣也

張註 此言五藏之血氣從機關之虛出于膚表與榮衛宗氣之相合也九鍼章曰節之交神氣之所遊行出入兩肘兩腋兩髀兩膕乃關節交會之處心藏之神氣從此而出如五藏有邪則氣留于此而不得布散矣真氣之所過謂五藏之經脈各從此而經過邪氣住留則傷經絡矣此言機關之室在于骨節之交五藏之血氣從此而出于分肉皮膚不涉于血脈也故五藏有邪則氣留于此如外感于邪氣惡血流滯于此則骨節機關不得屈伸而病攣也按本篇論榮氣行于脈中衛氣行于脈外而宗氣貫心脈而行于脈中從手太陰而行于脈外衛氣日行于皮膚分肉夜行于五藏之陰而五藏之氣又從機關之虛外出于膚表此形身藏府之氣游行于外內而交相出入者也至于經脈之血氣屈折于外內之間出入于本表之處皆假邪客以明正氣之留行乃修身治民之大張本也

從本經而出前四留字俱當作流惟流故留故下文住留之留往作流

內叶訥 怒去聲

馬註 此明言八虛可以候五藏也。八虛者，即下兩肘、兩腋、兩髀、兩膕之間，由五藏內虛，以致虛邪客之而為病也。肺之經脈，自胸之中府以入兩腋之俠白等穴，心之經脈，自肘上極泉以行于少海等穴，故肺心有邪，其邪氣當流于兩肘也。肝之經脈，自足大指之大敦以行于腋下之期門等穴，故肝有邪，其邪氣當流于兩腋也。脾之經脈，自足大指之隱白，以行于髀之血海等穴，故脾有邪，其邪氣當流于兩髀也。腎之經脈，自足心湧泉以行于膕之陰谷等穴，故腎有邪，其邪氣當流于兩膕也。▲膝後曲處為膕▼凡此八者，皆機關之室，真氣之所過，血脈之所游，非邪氣惡血可以住留之所，若住留之，則經絡傷而骨節機關不得屈伸，其病當為拘攣矣。其始也，由五藏虛而邪氣流于八所；其既也，即八所而可以候五藏，故曰八虛可以候五藏也。

通天第七十二

馬註 內言人有五等，皆稟氣于天，故名篇。

黃帝問於少師曰：余嘗聞人有陰陽，何謂陰人，何謂陽人？少師曰：天地之間，六合之內，不離于五，人亦應之，非徒一陰一陽而已也，而略言耳，口弗能徧明也。黃帝曰：願略聞其意，有賢人聖人，心能備而行之乎？少師曰：蓋有太陰之人，少陰之人，太陽之人，少陽之人，陰陽和平之人。凡五人者，其態不同，其筋骨血氣各不同。

張註 一陰一陽者，始生之兩儀，應陰陽和平之人也。太陰少陰太陽少陽，應所生之四象也。人稟天地之氣而生成此形氣，是以陰陽二十五人章，論地之五行，以生此形，故論五音之形。此論人合天之陰陽四象，故篇名通天，而論人之態也。

馬註 此舉五等之人而概言之，非徒有陰人陽人而已也。

黃帝曰：其不等者，可得聞乎？少師曰：太陰之人，貪而不仁，下齊湛湛，好內而惡出，心和而不發，不務于時，動而後之，此太陰之人也。

張註 趙庭霞曰：太陰之人，太偏于陰矣。其仁陰險，故貪而不仁。陰內而陽外，故好內而惡出。湛湛，清潔貌。下齊，謙下整齊，足恭之態也。心和而不發，陰柔之性也。不務于時者，不通時務也。動而後之者，見人之舉動而後隨之，柔順之態也。

【馬註】此即太陰之人而言之也下齊湛湛者內存陰險外假謙虛貌似下抑整齊湛然無私也好內而惡出者有所得則喜有所費則怒也心和而不發不務于時動而後之者心以和氣不即順應而或有舉動必己隨人後起覘人利害以為趨避也其深情厚貌好狡虛詐之情如此

少陰之人小貪而賊心見人有亡常若有得好傷好害見人有榮乃反慍怒心疾而無恩此少陰之人也

【張註】趙氏曰少陰之人少偏于陰故小貪然陰險之心局量偏淺故常存賊害之心利人之失而忌人之得也

【馬註】此即少陰之人而言之也小貪者比太陰之人則小異耳其心以賊害為主則同于太陰之不仁也人有所失彼則喜之若己有得也人有所榮彼則忌之若己有失也好傷人好害人其心忌嫉而無恩者如此

太陽之人居處於於好言大事無能而虛說志發於四野舉措不顧是非為事如常自用事雖敗而無常悔此太陽之人也

【張註】趙氏曰于于自足貌好言大事無能而虛說言大不慚無必為之志也志發于四野者放曠而肆志也舉錯不顧是非者恣意妄行顛倒從違也自用者言不式古行不遵先也雖敗而無常悔者陽剛而矯強也陽在外故偏陽之人好誇張于外而無內之寔行也

【馬註】此即太陽之人而言之也於於無爭之意好言大事無能而虛說即孔子之所謂其言之不怍則為之也難者是也志發于四野者事不畏人知也▲左傳云裨諶謀於野則獲謀於室則否此才性之蔽▼為事如常為事止庸常也自用者即中庸之所謂愚而好自用也

少陽之人諟諦好自貴有小小官則高自宜好為外交而不內附此少陽之人也

【張註】趙氏曰諟諦好自貴者好自審為貴也有小官則高者妄自尊高也好外交而不內附者陽性之外務也

【馬註】此即少陽之人而言之也諟諦者凡事自審也好自貴者妄自尊貴也

陰陽和平之人居處安靜無為懼懼無為欣欣婉然從物或與不爭與時變化尊則謙謙譚而不治是謂至

治。

張註 趙氏曰居處安靜者恬憺虛無也無為懼懼無為欣欣者心安而不懼志閑而少欲也婉然從物或與不爭者與物無競與世不爭也與時變化者隨世變遷所謂禹稷顏回同道也居尊而謙其德愈光也譚而不治者無為而治也至治者不治之治也此陰陽和平之象賢人聖人必能備而行之則心正身修而可以平治天下矣

馬註 此即陰陽和平之人而言之也無為懼懼欣欣者不因物感而遽有喜怒也尊則謙謙者位尊而愈自謙抑也▲易曰謙尊而光▼譚而不治無為而治也曰至治者不治之治也

古之善用鍼炙者視人五態乃治之盛者瀉之虛者補之。

張註 偏陽之人瀉陽補陰偏陰之人瀉陰補陽此言鍼合天地人三才之道可以挽回天地陰陽之造化者也朱衛公曰陰陽之氣皆從下而上古之善炙者能啟陰陽之氣以上行

馬註 此結上文而言善用鍼炙者必視其五態而治之也▲則五態之法見下第十四節至六十八節▼

黃帝曰治人之五態奈何。少師曰。太陰之人多陰而無陽其陰血濁。其衛氣濇。陰陽不和。緩筋而厚皮。不之疾瀉不能移之。

張註 趙庭霞曰太陰之人多陰無陽故其陰血濃濁陽氣者通會于腠理無陽故衛氣所行之濇滯也陰血多故筋緩血多氣少故皮堅而厚此陰陽不和之劇不之疾瀉不能移易也

馬註 此言治太陰之人之有法也多陰而無陽與少陰之人多陰而少陽者異矣惟陰多故陰血濁惟無陽故衛氣濇惟多陰而無陽故陰陽不和況筋緩而皮又厚必當疾瀉以移其病也

少陰之人。多陰少陽。小胃而大腸。六府不調。其陽明脈小。而太陽脈大。必審調之。其血易脫。其氣易敗也。

張註 趙氏曰在內者五藏為陰六府為陽多陰少陽故六府不調也陽氣生于中焦其陽明脈小者生陽之本不足也太陽之氣生於水中太陽脈大者寒水之氣盛也此陰陽不和故其血易脫而氣易敗必審察其盛虛以調之○閔士先曰多陰無陽故不疾瀉其陰血則陰陽不能移易多陰少陽故宜調之蓋陰陽不和自不能交相廝守矣○朱衛公曰中下二焦之精氣互相資生而資蓋者也陽明脈小太陽脈大此先後天之氣不和故易脫而易敗○倪仲玉曰上節論在外之陰陽此論在內之陰陽蓋外有陰陽而內有陰陽也外不和必因于內內不和必及于外

馬註 此言治少陰之人之有法也胃小故陽明之脈小也腸大故手太陽小腸之脈大也血易脫而氣易敗故當詳審以調之與疾瀉太陰之人者不同也

邪斜同

邪正謂儀容之邪正

毋無同
卒音猝

太陽之人多陽而少陰必謹調之無脫其陰而瀉其陽陰重脫者陽狂陰陽皆脫者暴死不知人也

張註 趙氏曰無脫其陰而瀉其陽者陽為陰之固也若陰氣重脫則陽為狂陰陽皆脫則為暴死蓋陽為陰之固陰為陽之守陽氣生于陰中陰重脫則陽亦脫矣

馬註 此言治太陽之人之有法也惟少陰故不可脫其陰惟多陽故當以瀉其陽若陽氣大瀉則陽至重脫其病為狂若陰陽皆瀉而至于脫則當暴死不知人也

少陽之人多陽少陰經小而絡大血在中而氣外寔陰而虛陽獨瀉其絡脈則強氣脫而疾中氣不足病不起也

張註 趙氏曰經脈為裏支而橫者為絡小胃而大腸者以上為陽而下為陰也經小而絡大者以裏為陰以表為陽也血在中而氣外者陰在內而陽在外血為陰而氣為陽也故欲寔陰而虛陽獨瀉其絡脈則強如瀉氣則氣脫而疾致中氣不足病不起矣○閔士先曰上節論瀉陽當防其陰脫謂陰陽之一氣也此以血為陰而氣為陽充膚熱肉之氣從裏之經隧而出于絡脈皮膚故欲寔陰虛陽獨瀉其絡脈則強至于三焦通會之元真不可瀉也瀉之則疾脫脫則中氣不足病不起也此章論陰陽之理參伍錯綜蓋陰陽者有名而無形若以有形之腸胃經絡表裏上下皆可以論陰陽者也○朱衛公曰陰陽血氣之原流頭緒紛紜須貫通全經而後可以無惑

馬註 此言治少陽之人之有法也惟絡脈大故獨瀉具絡脈則身強若瀉之太過以致氣脫而出速則中氣不足病不能起也

陰陽和平之人其陰陽之氣和血脈調謹診其陰陽視其邪正安容儀審有餘不足盛則瀉之虛則補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此所以調陰陽別五態之人者也

張註 趙庭霞曰陰陽之氣和氣有陰陽也血脈調謹診其陰陽血有陰陽也視其邪正安其儀容形中之陰陽也審其有餘不足盛則瀉之虛則補之調其氣之盛虛也如氣無盛虛則以經取之調其血之虛寔也此所以調陰陽別五態之人也○朱衛公曰始論無形之四象而漸及于有形之五行

馬註 此言治陰陽和平之人之有法也

黃帝曰夫五態之人者相與毋故卒然新會未知其行也何以別之少師荅曰衆人之屬不知五態之人者

別音鱉

身半以上為陽

嶮險同

故五五二十五人。而五態之人不與焉。五態之人。尤不合于衆者也。

【張註】趙氏曰。此論視其狀而即知其態也。蓋陰陽五態之人。與五音之二十五人不同也。尤不合于衆人者也。故當視其形狀以別之。○閔士先曰。在天呈象。在地成形。天地合氣。命之曰人。故前章論五行之形。而後合于六氣。此論陰陽四象。而復合于有形。

【馬註】此帝以難知五態之人為慮。而少師言常人不能知也。下文乃詳言之。

黃帝曰。別五態之人奈何。少師曰。太陰之人。其狀黮黮然黑色。念然下意。臨臨然長大。膕然未僂。此太陰之人也。

【張註】趙氏曰。黮黮然者。黑暗而無光明也。念然下意。即下齊足恭之意也。身半以下為陰。是以臨臨然明脛之長大也。○朱衛公曰。膕脛長大。故俯恭于身半以上。而膕未傴僂也。念然下意。而膕未僂者。形容無陽之人。而作此態也。

【馬註】此言太陰之人之態也。黮黮甚黑。念然下意。則上文下齊湛湛之意也。臨臨然長大之貌也。其膕雖長大。然直身而非傴僂之狀也。

少陰之人。其狀清然竊然。固以陰賊。立而躁嶮。行而似伏。此少陰之人也。

【張註】馬仲化曰。清然冷貌。竊然者。消阻閉藏之貌也。以陰險賊害為心。故有此態也。其立也躁而不靜。陰善躁也。行而似伏者。其內藏沈思反側之心故耳。

【馬註】此言少陰之人之態也。清然者。言貌似清也。竊然者。消阻閉藏之貌。雖曰清然竊然。寔以陰險賊為心。即上文所謂賊心也。而始有此態也。其立也躁則不靜。嶮則覘望。其行也伏。如傴僂。此其內藏沉思反側之心故耳。較之太陰之人長大。其膕然未傴僂。此狀可以辨耳。

太陽之人。其狀軒軒儲儲。反身折膕。此太陽之人也。

【張註】馬氏曰。車之向前曰軒。軒軒者。面高而軒昂也。儲儲。挺然之狀。反身折膕者。腹仰而倨然也。此居處于于。好言大事之人。故有此狀也。

【馬註】此言太陽之人之狀也。車之向前曰軒。軒軒然者。猶俗云軒昂也。儲儲。挺然之意。若反其身而在後視之。則其膕似折。亦不檢之態也。

少陽之人，其狀立則好仰，行則好搖，其兩臂兩手則常出于背，此少陽之人也。

張註：趙氏曰：立則好仰，即反身折腘之狀。行則好搖者，手常出于背者，謂常反挽其手于背。此皆輕倨傲慢之狀，無叉手鞠躬之狀也。初陽生動之象也。其兩臂兩

馬註：此言少陽之人之態也。據其態，乃多動少靜，非檢身若不及之道也。

陰陽和平之人，其狀委委然，隨隨然，顒顒然，愉愉然，璇璇然，豆豆然，眾人皆曰君子，此陰陽和平之人也。

張註：趙氏曰：委委，雍雍自得之貌。隨隨，不急遽也。顒顒，尊嚴貌。愉愉，和悅也。璇璇，目好貌。豆豆，有品也。蓋存乎人者莫良于眸子，胸中正，故眸子瞭然而美好也。此陰陽和平之人，眾人皆曰君子，蓋自賢人以至于聖人，皆可以君子稱也。

馬註：此言陰陽和平之人之態也。委委然，安重貌。▲詩君子偕老章有委委佗佗。▼隨隨然，不急遽也。顒顒然，尊嚴貌。▲詩卷阿篇顒顒昂昂。▼愉愉然，和悅也。▲論語云愉愉如也。▼璇璇然，周旋貌。▲禮云周旋中規，折旋中矩。▼豆豆然，不亂貌。右六者，自聖人以至於德之士，皆可以君子稱也。▲禮運云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于禮者也。蓋指禹湯文武成王周公。又詩指文王為豈弟君子，則聖人亦可以君子稱也。

官能第七十三

馬註：官者，任也。任其所能也。即本篇第七節，雷公有官能之問，故名篇。

黃帝問於岐伯曰：余聞九鍼於夫子，眾多矣，不可勝數。余推而論之，以為一紀。余司誦之，子聽其理，非則語余，請正其道，令可久傳，後世無患，得其人乃傳，非其人勿言。岐伯稽首再拜曰：請聽聖王之道。黃帝曰：用鍼之理，必知形氣之所在，左右上下，陰陽表裏，血氣多少，行之逆順，出入之合，謀伐有過，知解結，知補虛瀉實，上下氣門，明通于四海，審其所在，寒熱淋露，以輸異處，審于調氣，明于經隧，左右支絡，盡知其會。寒與熱爭，能合而調之，虛與實鄰，知決而通之，左右不調，犯而行之，明于順逆，乃知可治。陰陽不奇，故知起時，審于本末，察其寒熱，得邪所在，萬刺不殆。知官九鍼，刺道畢矣。

數去聲
令平聲
奇音寄

下經曰中焦出氣如露

【張註】此章論用鍼之理必明知陰陽血氣之流行出入逆順淺深五藏六府之經輸配合虛實疾徐而鍼論畢矣形氣之所在左右上下陰陽表裏血氣多少此形中之陰陽血氣也行之逆順者皮膚經絡之血氣交相逆順而行也出入之合者經脈外內之氣血有標本之出入有離而有合也謀伐有過者謂有過之脈宜伐而去之知解結者謂契紹之門戶有所結而不通者宜解之此言血氣之流行于經脈外內之間或留積于脈內或阻滯于氣街之門也知補虛瀉實上下氣門者知六府氣街之門戶虛實之堅軟者則知補瀉之所在也明通于四海者知膻中衝脈胃府腦髓之出入也寒熱陰陽血氣也淋露中焦所生之津液也審其所在以輸異處者當知膻中之宗氣輸于經脈之外內以應呼吸滿下者也衝脈之血氣半輸于十二經脈之中半散于皮膚之外者也胃府所生之津液淖澤注于骨而補益腦髓者也審于調氣明于經隧者知胃府所出之血氣注于經隧經隧者五藏六府之大絡也左右肢絡盡知其會者左注右而右注左左右上下與經相干布于四肢出于絡脈與脈外之氣血相會于皮膚分肉間也寒與熱爭者陰陽之氣不和也故當合而調之虛與實鄰者血與氣之不和也故知決而通之左右不調者人迎氣口之不調故當犯而行之陰陽不奇者藏府陰陽交相配合十二經脈交相貫通也故知起時者如乘秋則肺先受邪乘春則肝先受邪之類也如春甲乙傷於風者為肝風以夏丙丁傷于風者為心風之類也以冬遇此者為骨痺以春遇此者為筋痺之類也如正月太陽寅故為腰脽腫痛陽明者午也陽盛而一陰加之故洒洒振寒之類也如手足太陽之筋病名曰仲春痺足少陽之筋病名曰孟秋痺也蓋藏府陰陽故知病起之時也本末病之本標也寒熱陰陽之邪也用鍼之理知陰陽血氣之流行出入則知邪之所在矣按此篇乃全經之總綱帝平時詳析咨訪于伯已得其宗旨故復宣揚以發明之故曰余聞九鍼于夫子衆多矣不可勝數余推而論之以為一紀紀綱也

【馬註】此帝詳刺道以問伯也凡用鍼之道必知人之形氣有餘不足或形盛氣衰或氣衰形衰或形氣皆盛或形氣皆衰病之在左在右在上在下在陰在陽在表在裏或血多氣少或氣多血少或氣血皆多或血氣皆少▲大義見素問血氣形志篇▼其脈之所行有逆有順如手太陽經自中府而出于少商者為順自少商而至于中府者為逆▲見前邪客篇▼有出有入如自表而之裏為入自裏而之表為出然後即其犯病而為有過者則謀伐之知解其所結▲本經衛氣篇曰能知解結氣紹于門戶▼知虛者則補其實者則瀉又知脈之上下于氣門即氣穴也▲素問明有氣穴論凡穴皆可以氣穴稱▼又知脈之流通于四海▲本經海論云膻中為氣之海衝脈為血之海胃為水穀之海腦為髓之海▼審其所在之有病或為寒熱或為淋露疑即歲露篇之所謂遇歲露也▲大義見遇歲路篇▼以其輸穴必皆異處當審于調其脈氣之往來明于十二經脈之經隧▲大義見經脈篇▼及左右肢絡▲即前經脈篇所謂其支其別者是也▼盡知其會可也若寒與熱爭則能合陰陽而調之若虛與實鄰則知決虛實而通之設不能調其左右▲左右之義在病人則左右穴相同在醫人則鍼時用左右手▼是謂犯而行之也故必明于逆順乃知可治▲脈之所行有逆順鍼法亦有逆順▼況人身陰陽諸經相為配合未嘗有奇行者能知各經之所起審于本末寒熱▲禁服篇云審其本末察其寒熱又終始篇云本末之寒溫之相守司也▼得邪所在而刺之則雖萬刺可以不殆矣然九鍼不同各有所宜能任而用之此刺道之所以畢也

明于五輸疾徐所在屈伸出入皆有條理言陰與陽合于五行五藏六府亦有所藏四時八風盡有陰陽各得其位合于明堂各處色部五藏六府察其所痛左右上下知其寒溫何經所在審皮膚之寒溫滑濇知其所苦膈有上下知其氣所在先得其道稀而疏之稍深以留故能徐入之大熱在上推而下之從下上者引而去之視前病者常先取之大寒在外留而補之入于中者從合瀉之鍼所不為灸之所宜上氣不足推而揚之下氣不足積而從之陰陽皆虛火自當之厥而寒甚骨廉陷下寒過于膝下陵三里陰絡所過得之留止寒入于中推而行之經陷下者火則當之結絡堅緊火所治之不知所苦兩蹻之下男陰女陽良工所禁鍼論畢矣

張注五輸者五藏五輸五五二十五輸六府六輸六六三十六輸本經云因其氣之實虛疾徐而取之故明知五輸之實虛則知疾徐之所在矣其藏府之十二經脈屈伸出入皆有循度之條理也言陰與陽合于五行者言五藏六府合于天之陰陽地之五行也五藏六府亦有所藏者五藏藏五神志六府傳導水穀胆為中精之府膀胱為津液之所藏也四時八風盡有陰陽各得其位合于明堂者五色篇之所謂黃赤為風青黑為痛白為寒五色各見其部察其浮沉以知淺深視色上下以知病處也五藏六府察其所痛在身形之左右上下則知寒溫之邪在于藏府之何經也審皮膚之寒溫滑濇知其所苦者邪氣藏府篇之所謂脈滑者尺之皮膚亦滑脈濇者尺之皮膚亦濇心脈滑甚者為善渴濇甚為瘖是也膈有上下其氣所在者膈上為宗氣之海上焦開發宣五穀味熏膚充身澤毛者也膈下乃胃府中焦之分三焦出氣以溫肌肉充皮膚者也故知其氣之所在先得其所出之道路稀而疏之以導氣之出也稍深以留以致穀氣知穀氣已致故能徐而入之復使氣之入也身半以上為陽身半以下為陰大熱在上故當推而下之使下和于陰也從下上者熱厥也熱厥之為熱也起于足而上故當引行于上而去之故大熱在上由中焦之所生熱厥于下因酒入于胃氣聚于脾中不得散故視身以前痛者當先取之此氣因于中當先取之中焦也太陽之上寒氣主之太陽之氣主于膚表大寒在外寒水之氣在表也故當留而補之候陽氣至而鍼下熱補其陽以勝其寒也如寒邪上入于中者從合以瀉之夫合治內府使寒邪從腸胃以瀉出之也夫寒氣之甚于外而入于中者因陽氣之在下也故鍼所不能為灸之所宜也上氣不足者推而揚之下氣不足者積而從之謂氣本于下之所生也陰陽皆虛火自當之蓋艾能于水中取火能啟陽氣于陰中也厥而寒甚起于廉骨下之陷中而上逆于膝此寒厥也寒厥起于足五指之裏集于膝下而聚于膝上蓋氣因于中陽氣衰不能滲榮其經絡陽氣日損陰氣獨在故為之寒是以取陽明之下陵三

里以補之此寒厥之在氣也若寒氣從絡之所過得之則留而止之如寒入于中則當推而行之此治寒厥之法也經氣陷下以火灸之結絡堅緊者中有着血血寒故火所治之調經論曰病不知痛兩蹻為上蓋陽蹻陰蹻並起于足踝上循胸裏故痛在蹻脈之上者不知痛處也是以不知所苦痛者當取兩蹻于踝下也男子數其陽女子數其陰故男取陰而女取陽此良工之所禁也能知藏府陰陽寒熱虛實表裏

上下補瀉疾徐鍼論畢矣

【馬註】此帝詳鍼論以問伯也五藏有井滎俞經合之五俞六府有井滎俞原經合之六輸然六府之原并于俞則皆可稱為五輸也徐疾者鍼法也▲九鍼十二原小鍼解云徐而疾則實疾而徐則虛▼屈伸出入者經脈往來也▲見邪客篇屈折順逆之數▼言陰與陽合于五行者泛言陰陽分而為五行也五藏六府亦有所藏者指人身有陰陽五行也▲如肺為陰大腸為陽肺為金肝為木之類▼四時八風盡有陰陽者指天道有陰陽五行也▲八風見九宮八風篇▼各得其位合于明堂各處色部者言人身之面部各得其五行之位合于明堂及各處之色部也▲大義見五色篇▼其面部之分為五臟六腑者可以察其身形之所痛▲五色篇云沉濁為內浮沉為外黃赤為風青黑為痛白為寒黃而膏潤為膿赤甚者為血痛甚者為攣寒甚為皮不仁▼其色見于左右上下者可以知其何經之寒溫又審皮膚之寒溫滑濇斯能知其病之所苦也且膈有上下▲心肺居于膈上脾居中州肝腎居于膈下▼必知其病氣之所在先得其經脈之道然後可以用鍼稀者鍼之少也踈者鍼之潤也▲終始篇云踈取之上▼深者深入其針也留者久留其鍼也即如有大熱在上則當推鍼而使之下所謂高者抑之也熱從下而上則當引鍼而取其邪所謂外者發之也視先痛者當先取穴以刺之所謂凡病則先治其本也▲素問標本病傳論本經病傳篇除大小便不利外皆當治其本▼又如大寒在外則留其鍼以補之大寒入中則從合穴以瀉之凡病有鍼所不當用者即用灸以治之又如有上氣不足則推入其鍼以揚之而使上氣之足下氣之不足則積其鍼以慎之而使下氣之足若陰陽皆虛而鍼所難用則用火以灸之又有厥而寒甚或廉骨下陷或寒過於膝則取下陵三里以補之▲下陵三里穴即三里見本輸篇▼又有陰絡所過為寒留止或寒入于中則必推其鍼而行以散之又有經脈陷下者則惟灸以當之▲經脈篇云陷下則灸之禁服篇云陷下則徒灸之徒但也▼又有絡脈結而堅緊者亦用灸以治之倘不知病之所苦及男子以陽蹻為經陰蹻為絡女子以陰蹻為經陽蹻為絡▲見脈度篇▼故男女忌取陰蹻女子忌取陽蹻乃良工所禁此鍼論之所以畢也

用鍼之服必有法則上視天光下司八正以辟奇邪而觀百姓審于虛實無犯其邪是得天之露遇歲之虛救而不勝反受其殃故曰必知天忌

【馬註】此節與八正神明論大義相同

【張註】閔士先曰服事也言用鍼之事當合于天時也夫鍼者所以候氣也故當上視天光因天之序盛虛之時移光定位正立而待蓋侯天之陽以助人之氣也下司八正所以候八風之虛邪以時至者也虛實

中去聲

者人氣之有盛衰也得天之露者清邪中上陽中霧露之氣也遇歲之虛者逢年之虛值月之空失時之和救而不能勝邪則反受其殃故曰必知天忌

【馬註】此言用鍼之事必當知天忌也服事也▲此二句出八正神明論又詩小雅六月篇云共武之服大雅板篇云我言維服▼上視天光即八正神明論之所謂天寒無刺天溫無凝月生無瀉月滿無補月郭空無治者是也下司八正即八正神明論之所謂八正者所以候八風之虛邪以時至者也蓋四立二分二至為八節之正氣九宮八風篇有八風八正當以避八風故八正神明論謂八正之虛邪而避之勿犯也所謂得天之露者本經歲露篇黃帝曰願聞歲之所以皆同病者何因而然少師曰此八正之候也候此者常以冬至之日太乙立于叶蟄之宮其至也天必應之以風雨者矣風雨從南方來者為虛風▲即從後來者為虛風下四方同▼入客于骨而不發于外至其立春陽氣大發風從西方來萬民又皆中於虛風此兩邪相搏經氣代結者矣故諸逢其風而遇其雨者命曰遇歲露焉皆指天之風雨為露也所謂遇歲之虛者本經歲露篇曰乘年之衰逢月之空失時之和因為賊風所傷是謂三虛逢年之盛遇月之滿得時之和雖有賊風邪氣不能危之也故得天之風雨而又遇歲之虛則雖救之而不能勝反受其所害矣故八正神明論又曰天忌不可不知者此也

乃言鍼意發于往古驗于來今觀于窈冥通于無窮粗之所不見良工之所貴莫知其形若神髣髴

【馬註】此節與八正神明論大義亦相同

【張註】閔氏曰法于往古者先知鍼經也驗于來今者先知日之寒溫月之虛盛以候氣之浮沉而調之于身觀其立有驗也觀于窈冥者言形氣榮衛之不形于外而工獨知之通于無窮者可以傳于後世也是故工之所以異也然而不形見于外故懼不能見也視之無形嘗之無味故莫知其形若神髣髴

【馬註】此承上文而言鍼意之妙無形而至神者也八正神明論岐伯曰法往古者先知真經也驗于來今者先知日之寒溫月之虛盛以候氣之浮沉而調之于身觀其立有驗也觀其窈冥者言形氣營衛之不形于身而工獨知之以日之寒溫月之虛盛四時氣之浮沉參伍相合而調之工常先見之然而不形于外故曰觀于窈冥焉通于無窮者可以傳于後世也是故工之所以異也然而不形見于外故俱不能見也視之無形嘗之無味故謂冥冥若神髣髴

邪氣之中人也灑淅動形正邪之中人也微先見于色不知于其身若有若無若亡若存有形無形莫知其情是故上工之取氣乃救其萌芽下工守其已成因敗其形

【馬註】此與八正神明論本經邪氣藏府病形篇大義俱相同據兩篇當以虛邪正邪為說

遙搖同 解懈同 圜當作方 方當作圓

張註 閔士先曰此言虛邪傷形而正邪中氣也虛邪者虛鄉不正之邪風如春時之風從西方來夏時之風從北方來蓋人秉地之五行而成此形是以五方不正之氣而傷人之形也正邪者風寒暑溼燥火天之正氣也天有此六氣而人亦有此六氣是以正邪中氣者同氣相感也中于氣故先見于色不知于其身若有若無莫知其情是故上工之取氣乃救其萌芽必先見三部九候之氣盡調不敗而救之下工守其已成救其已敗救其已敗者不知三部九候之相失因病而敗之也

馬註 此言邪氣之微而上工能蚤救之也洒淅惡寒貌動形者振動其形也八正神明論曰虛邪者八正之虛邪氣也正邪者身形若用力汗出腠理開逢虛風其中人也微故莫知其情莫見其形邪氣藏府病形篇曰虛邪之中身也洒淅動形正氣之中人也微先見于色不知于身若有若無若亡若存有形無形莫知其情又八正神明論曰上工救其萌芽必先見三部九候之氣盡調不敗而救之故曰上工下工救其已成者言不知三部九候之相失因病而敗之也上工論氣不論形所以預取其氣而蚤救其萌芽彼下工則反是矣

是故工之用鍼也知氣之所在而守其門戶明于調氣補瀉所在徐疾之意所取之處瀉必用圓切而轉之其氣乃行疾而徐出邪氣乃出伸而迎之遙大其穴氣出乃疾補必用方外引其皮令當其門左引其樞右推其膚微旋而徐推之必端以正安以靜堅心無解欲微以留氣下而疾出之推其皮蓋其外門真氣乃存用鍼之要無忘其神

馬註 此節與八正神明論略同據彼義則此當以是故工之用鍼至所取之處另為一節

張註 閔氏曰知氣之所在者知病氣之所在而守其門戶門者邪循正氣之所出入也明于調氣者知氣之實虛而為之補瀉以疾徐之意而取之也瀉必用圓者圓活而轉之其氣乃行也疾內而徐出者疾而徐則虛也邪氣乃出則寔者虛矣搖大其穴以出其鍼則邪氣乃疾出矣補必用方者外引其皮令當其穴門左手引其樞轉右手推其膚微旋轉其針而徐推之其鍼必端以正安靜以候氣至堅心而無懈惰微留其鍼候氣下而疾出之推其皮以蓋其外門則真氣乃存于內矣用鍼之要貴在得神蓋存己之神以俟彼之神也○朱衛公曰按素問八正神明論曰瀉必用方補必用圓蓋方與圓非鍼也乃用鍼之意耳且方圓者天地之象也天氣下降氣流于地地氣上升氣騰於天天地之氣上下相交是以方圓之意皆可圓活用之

馬註 此承上文而言上工因氣以行補瀉之法其要則在于守神也八正神明論曰知其所在者知診三部九候之病脈處而治之故曰守其門戶焉正本節之所謂明于調氣補瀉所在徐疾之意所取之處也瀉必用圓補必用方八正神明論作瀉必用方補必用圓者是也岐伯曰瀉必用方者以氣方盛也以月方滿也以日方溫也以身方定也以息方吸而納鍼乃復候其方吸而轉鍼乃復候其方呼而徐引鍼故

曰瀉必用方其氣乃行焉補必用圓圓者行也行者移也刺必中其營復以吸排鍼也故圓與方非鍼也其言如此此節之方圓誤可知矣方瀉之時切而轉之其氣乃行即所謂方吸而轉鍼者是也又必搖大其穴則邪氣之出者自速此瀉法也其補之時外引其皮令當其門左手則引其樞右手則推其膚微旋而徐推其鍼其鍼必端正安靜堅心無懈即所謂如待貴人不知日暮神無營于衆物者是也正欲微留其鍼候氣下而疾出之即推其皮以蓋其外門則真氣乃得存矣▲離合真邪論曰推闔其門令神氣存▼此補法也然補瀉雖殊而用鍼之要當在忘人之神八正神明論曰養神者必知形之肥瘦營衛血氣之盛衰血氣者人之神不可不謹養也▲小鍼解云上守神者守人之血氣有餘不足可補瀉

雷公問於黃帝曰鍼論曰得其人乃傳非其人勿言何以知其可傳黃帝曰各得其人任之其能故能明其事雷公曰願聞官能奈何黃帝曰明目者可以視色聰耳者可以聽音捷疾辭語者可使傳論語徐而安靜手巧而心審諦者可使行鍼艾理血氣而調諸逆順察陰陽而兼諸方緩節柔筋而心和調者可使導引行氣疾毒言語輕人者可使唾癰呪病爪苦手毒為事善傷人者可使按積抑痹各得其人方乃可行其名乃彰不得其人其功不成其師無名故曰得其人乃言非其人勿傳此之謂也手毒者可使試按龜置龜于器下而按其上五十日而死矣手甘者復生如故也

張注 閔士先曰官之為言司也言各因其所能而分任之以司其事故曰官能如日之明者可使之察色耳之聰者可使之聽音可使行鍼艾者任之其艾鍼之能可使導引行氣者任之其導引之能口毒者可使唾癰呪病手毒者可使按積抑痹各得其能方乃可行其名乃彰不得其人其功不成蓋聖人欲得其人量材而官授任而治己不與于其間而總司其成也試按龜者言手毒之人不可使之行鍼即靈壽之物亦遭其毒手而況病人乎惟手巧而甘美者能活人也○朱衛公曰五十乃大衍之數謂不能盡百歲之大年按陰陽明論篇論五藏氣絕亦合五十之數此皆出于理數之自然也夫龍鳳龜麟謂之四靈聖人制九鍼之法所以救民之災異豈試以毒手而傷其靈瑞乎蓋以深戒夫非其人勿傳非其人勿任耳

馬注 此言任人者各因其能而未示以驗手毒之法也官人之能者任人之能猶書之所謂在官人也蓋欲視病人之色聽病人之聲傳所論之語于病人以行鍼灸以導引行氣以唾癰呪病以按積抑痹非各得其人不可也即如任手毒者試以按龜之法則其手之甘毒自別矣

蓋遇人之手有兇有善猶用味之甘苦故即以甘苦名之毒即苦也

𤸇癰同
窅窈同

論疾診尺第七十四

【馬注】篇內詳論名疾診尺知病，故名篇。

黃帝問于岐伯曰。余欲無視色持脈。獨調其尺以言其病。從外知內。為之奈何。岐伯曰。審其尺之緩急小大滑濇。肉之堅脆。而病形定矣。

【張注】此章以論疾診尺。從外知內。論疾者。謂論其疾而知其證。診視也。診尺者。謂視其尺膚而知其內。不待視面上之色。持手太陰之脈。獨調其尺。以知其病也。夫胃者。水穀血氣之海也。故行于脈中者。至于太陰之兩脈。日持其脈。以知藏府之病。血氣之行于脈外者。從手陽明之大絡。循經脈之五里。而散行于尺膚。故審其尺之緩急大小滑濇。肉之堅脆。而病形定矣。蓋太陰主陰。陽明主陽。藏府雄雌相合。氣血色脈之相應也。故藏府邪氣篇曰。脈急者。尺之皮膚亦急。脈緩者。尺之皮膚亦緩。脈小者。尺之皮膚亦減而少。脈大者。尺之皮膚亦賁而起。脈滑者。尺之皮膚亦滑。脈濇者。尺之皮膚亦濇。○閔士先曰。小兒視虎口紋。乃手陽明之色。與手太陰之脈相應者也。

【馬注】此言審尺部之脈與肉。而可以知病形也。本經邪氣臟腑病形篇曰。脈急者。尺之皮膚亦急。脈緩者。尺之皮膚亦緩。脈小者。尺之皮膚亦減而少氣。脈大者。尺之皮膚亦賁而起。脈滑者。尺之皮膚亦滑。脈濇者。尺之皮膚亦濇。故善調尺者。不待于寸。蓋脈在內。肉在外。內外相應。故審其脈。驗其肉。而病形自定也。▲愚謂診人病時。惟臂至尺澤可驗。難以周身知之。故止以尺言也。

視人之目窠上微𤸇。如新臥起狀。其頸脈動。時欬。按其手足上。窅而不起者。風水膚脹也。

【張注】此論其疾而知其病也。足太陽之脈。起于兩目。而下出于頸項。太陽之上。寒水主之。太陽之氣。運行于膚表。此水隨氣而溢于皮膚之間。故目窠微腫。頸脈動而膚脹。欬者。水流于皮毛。而動其肺氣也。風水者。因外受于風。風行而水渙也。

【馬注】此驗風水與膚脹之法也。目窠者。目下也。窅者。沉也。視人之目窠上微有𤸇起。如新臥起之狀。蓋凡人之臥而起者。目下必有微腫也。其頸脈動時。必有其欬。正以人迎大迎之脈。皆在頸上。屬足陽明胃經穴。所以脈動而發之為欬也。按其手足。窅然不起。此風水與膚脹之症候相同者也。▲按水脹論岐伯曰。水始起也。目窠上微腫。如新臥起之狀。其頸脈動。時欬。陰股間寒。足脛腫。腹乃大。其水成矣。以手持其腹。如裹水之狀。此其候也。大脹論水證。與此節風水大同。而此節所按在手足。不按其腹。此節按手足窅而不起。水脹論按腹如裹水之狀。意者水與風水。其手足腹皆大。而按之之時。窅而不起為風水。窅而起者止

為水皷然觀下節有尺膚滑而淖澤澤脂皆為風則水證未必然也此二證之可辨歟又按水脹論言膚脹者寒氣客于皮膚之間鼕鼕然不堅腹大身盡腫皮厚按其腹窅而不起腹色不變此其候也夫水腫論以按其腹窅而不起腹色不變為膚脹今此節按手足不言腹蓋言手足而腹在其中矣

尺膚滑其淖澤者風也。尺肉弱者解㑊安臥。脫肉者寒熱不治。尺膚滑而澤脂者風也。尺膚濇者風痺也。尺膚粗如枯魚之鱗者水泆飲也。尺膚熱甚脈盛燥者病溫也。其脈盛而滑者病且出也。尺膚寒其脈小者泄少氣。尺膚炬然。先熱後寒者寒熱也。尺膚先寒久大之而熱者亦寒熱也。

張註此論診尺而知內外之病也夫津液淖澤于皮膚故尺膚滑其淖澤者知風在于皮膚而鼓動其津液也脂者肌肉文理間之脂膜尺膚滑而澤脂者風在于肌肉間也夫在外者皮膚為陽筋骨為陰病在陽者名曰風病在陰者名曰痺如尺膚濇者此風痺于筋骨間也此以尺膚之淖澤滑濇而知風邪之淺深也肌肉者五藏元真之所通會脾土之所主也故尺肉弱者主脾土虛而解㑊安臥解㑊者懈怠也脫肉者形損也寒熱者陰陽血氣虛也陽虛則發寒陰虛則發熱陰陽形氣皆已虛脫故為不治如枯魚之鱗者皮膚起寒栗也寒者水之氣此水邪泆飲于內故寒色見于外也溫病者寒毒藏于肌膚至春發為溫病故尺膚熱甚而脈盛燥者知其為病溫也其脈盛而滑者知病且出于外也尺膚寒其脈小者少氣蓋氣者所以溫膚熱肉從陰而生自內而外故知其泄于內而虛于外也此診其尺而知內因之病也尺膚之先熱後寒先寒後熱而皆為寒熱者尺膚主三陰三陽之氣也

馬註此承上文而言詳審尺脈尺肉可以定諸病也尺之皮膚滑潤而澤脂者風也　其肉弱者主解㑊安臥蓋弱不弱強不強寒不寒熱不熱為解㑊不能自宜故安臥耳若肉不但弱而至于脫者病當為寒熱不可治之病也　尺之皮膚滑潤而澤脂者風也上節言按其手足窅而不起者為風水膚脹而此以膚滑而澤者為風信乎欲知有風必有滑而潤澤如脂膏者真為風也　若尺之皮膚濇者乃風痺也▲素問痺論曰以風氣勝者為行痺也本經邪氣之府病形篇有肝脈濇甚為溢飲　尺之皮膚甚粗如枯魚之鱗者不但燥濕而已則為水泆飲之證也　尺膚熱甚其脈盛躁當為溫病也其脈雖盛不至于躁而滑者則病當自出矣　尺之皮膚寒冷其脈小者主下泄及正氣衰故身寒而脈小也　尺之皮膚炬然如火而先發其熱後乃為寒及先發其寒而後乃為寒者皆為寒熱之病也

肘所獨熱者腰以上熱。手所獨熱者腰以下熱。肘前獨熱者膺前熱。肘後獨熱者肩背熱。臂中獨熱者肘腹熱。肘後麤以下三四寸熱者腸中有蟲。掌中熱者腹中熱。掌中寒者腹中寒。魚上白肉有青血脈者胃中有寒。

從尺澤而上故曰尺以尺內分寸故曰寸

精微

以手平手几上以候左右前後上下

悗悶同

張註 夫手太陰之脈，從指井之少商，過于輪，行于經，而入手肺之尺澤，脈外之氣血，從手陽明之五里，走尺以上魚，相逆順而行也。是以脈要精微篇論，兩手之尺寸，上竟上者，胸喉中事也，下竟下者，少腹腰股膝脛足中事也。蓋以尺上寸，以候身半以上，寸下尺，以候身半以下。夫身半以上為陽，身半以下為陰，故以寸之陽以候上，尺之陰以候下也。肘所自寸而下尺也，手所自尺而上寸也。肘所獨熱者，腰以上熱，手所獨熱者，腰以下熱。此診尺膚以候形身之上下，故與脈候之上下反其診也。肘前乃手厥陰之曲澤處，肘後乃手少陽之天井處，蓋以兩手下垂，上以候上，下以候下，前以候前，後以候後也。夫所謂肘所手所者，論手臂之背面，臂中掌中魚上，乃手臂之正面，背面為陽，故候形身之外，正面主陰，故候腰腹腸胃之內，即尺外以候季脇，尺裏以候腹中之大義相同也。夫人生于天地六合之內，其血氣之流行，升降出入，應天運之環轉，于上下四旁，是以脈要精微論，以尺寸之外內前後上下，候形身之外內前後上下，此章以手臂皮膚之前後內外，候身形之前後上下內外，蓋脈內之血氣，應地氣之上騰于天，脈外之氣血，應天氣之下流于地，人與天地參也。

馬註 此即肘手臂掌諸所之冷熱，而診其各病，皆承上文調尺言病之意，而并及之也。人之手，自曲池以上為肘，自曲池以下為臂，肘在上，應腰以上，手臂在下，應腰以下，故肘所獨熱者，其腰以上必熱，手臂之所獨熱者，其腰以下必熱。肘之前廉，即內廉也，據大體為在前，故以內廉為肘前，肘前獨熱者，主前之膺前有熱，蓋肘之內廉與膺前，皆屬陰也。肘之後廉，即外廉也，據大體為在後，故以外廉為肘後，肘後獨熱者，主後之肩背有熱，蓋肘之外廉與肩背，蓋屬陽也。至于臂中獨熱者，其臂外熱，主腰有熱，臂內熱，主腹有熱。肘後麄大以下三四寸間，即曲池為粗大處，而以下則為三里之所，其間熱者，主腸中有蟲，蓋不上不下之所，正合于腸中也。掌中熱者，為掌之內廉熱，主腹中熱，其冷則腹中亦冷也。魚際之上白肉際，屬陰經，內有青血脈來見者，亦主胃中有寒也。

尺炬然熱，人迎大者，當奪血。尺堅大，脈小甚，少氣，悗有加，立死。

張註 尺炬然熱，人迎大者，三陽之氣偏盛也，故當主奪血。夫皮膚為陽，血脈為陰，尺堅大脈盛小者，陽盛而陰絕于外也。少氣悗有加者，陽盛而陰絕于內也。

馬註 此又承上文診尺之未盡者而備言之也。尺之皮膚炬然而熱，其左手寸部人迎之脈大者，當有去血之證也。▲愚意尺堅則腎水不足，左寸脈大則心火有餘，其去血者宜矣。▼尺之皮膚堅而且大，而脈則小甚，至正氣衰少，若躁悶有加，則立死也。

目色赤者，病在心，白在肺，青在肝，黃在脾，黑在腎，黃色不可名者，病在胸中。

張註 此以目色而候五藏之血氣也。五藏之血氣，行于脈中，而變見于寸口，五藏之氣血，變見于色，而出于目中，蓋五藏之精，皆上注于目，而為之睛也。前節視目窠以知皮膚之水，此節視目色以知五藏之陰

越人以命門為包絡蓋不知其本標也

齲立禹切

皆從外以知內也胸中膈中也黃色不可名者色黃而有黑白青赤之間色也病在胸中者五藏之氣皆從內膈而出故所見之色若是

馬註 此即人之目有五色而知其病之在何藏也

診目痛赤脈從上下者太陽病從下上者陽明病從外走內者少陽病。馬註 按本經經脈篇云太陽為目上綱陽明為目下綱

張註 太陽為目上綱故目脈從上下者主太陽病陽明為目下綱故從下上者主陽明病少陽之脈循目銳眥故從外走內者主少陽病上節視目色以知五藏之陰此診目脈以知三陽之氣夫色為陽脈為陰此陰陽之變換

馬註 此言診目痛之新法也目痛屬火必有赤脈然赤脈在目內今自上而下者其主病在太陽經蓋足太陽膀胱經自目內眥之精明攢竹以上于腦之四行其經脈在目之上故自上而下者乃太陽有邪入于目中也　又赤脈在目之內今自下而上者主病在陽明經蓋足陽明胃經自足次指之厲兌以至目下之四白承泣其經脈在目之下故自下而上者乃陽明有邪入于目中也　又赤脈在目之內今從外而走於內者主病在少陽經蓋足少陽膽經起於足之四指竅陰以至於外眥之瞳子髎其經脈皆在於外眥故自外而走內者乃少陰有邪入於目中也

診寒熱赤脈上下至瞳子。見一脈一歲死。見一脈半一歲半死。見二脈二歲死。見二脈半二歲半死。見三脈三歲死。

張註 此論血脈主于手少陰心主而本于足少陰腎藏寒熱者水火陰陽之氣也心主包絡之氣而發原于腎歸于心下之部署為一形藏而主脈瞳子者腎藏之骨精也水藏之毒上交于火藏而火藏之氣下交于陰所謂陰陽交者死不治。○朱衛公曰此論水藏之毒氣隨正氣相交而死故凡論疾皆當體會其正氣焉

馬註 此言診瘰癧寒熱之有法也▲大義與寒熱篇第七十同

診齲齒痛按其陽之來有過者獨熱。在左左熱。在右右熱。在上上熱。在下下熱。

張註 馬仲化曰齒痛曰齲上齒屬手陽明大腸經下齒屬足陽明胃經故按其陽脈之來有過者必為獨熱其脈在左右上下則病熱亦分左右上下也

馬註 此言診齒痛之有法也齒痛曰齲上齒屬手陽明大腸經下齒屬足陽明胃經故按其陽脈之來有過者必為獨熱其脈在左右上下則病熱亦分左右上下也

診血脈者。多赤多熱。多青多痛。多黑為久痺。多赤多黑多青皆見者寒熱。

此以皮部之色。而知血脈之寒熱也。皮部論曰。凡十二經脈者。皮之部也。其色多青則痛。多黑則痺。黃赤則熱。多白則寒。五色皆見則寒熱也。

【馬註】此言診血脈之有法也。凡診血脈者。必自其各部之分肉而視之。

身痛而色微黃。齒垢黃。爪甲上黃。黃疸也。安臥。小便黃赤。脈小而濇者。不嗜食。

【馬註】素問平人氣象論篇云。溺黃赤安卧者黃疸。已食而飢者胃疸。

【張註】此論中土之病。統見于五藏之外。合土灌于四藏也。身痛病見于肉也。色黃病見于皮也。齒垢黃病見于骨也。爪甲上黃病見于筋也。黃疸脾家病也。脾病故解㑊安卧。小腸為赤腸。心之府也。心主血脈。小便赤黃。脈小而濇。病見于脈也。小便赤黃。下焦熱也。不嗜食。上焦虛也。蓋土位中央。而上下四旁皆為之應。

【馬註】此言診黃疸之有法也。

人病。其寸口之脈。與人迎之脈。小大等。及其浮沉等者。病難已也。

【張註】此論人迎氣口與手太陰兩寸口之脈。各有所候也。寸口者。手太陰之兩脈。分寸關尺三部。以候藏府之血氣者也。人迎氣口者。候三陰三陽之氣也。人病其寸口之脈與人迎之脈大小浮沉等者。此表裏陰陽血氣之病。故為難已。按人迎氣口。以左為陽而右為陰。手太陽之兩脈。以寸為陽而尺為陰。是以宋崔紫虛四言舉要曰。關前一分。人命之主。左為人迎。右為氣口。蓋亦有所本也。夫寸口者。在太淵之分。關前一分者。寸關之間也。寸關尺三部。以候內之五藏六府。人迎氣口。以候外之三陰三陽。所候不同。而所取之部位亦有別也。是以手太陰之兩寸。曰寸口。人迎寸口。又曰脈口。又曰氣口。蓋各有部位之分。故名亦有別也。五色篇曰。脈之浮沉。及人迎與氣口小大等者。病難已。蓋左右三部之脈。以候血脈。左右之人迎氣口。以候三陰三陽之氣。故曰氣口。○朱衛公曰。此篇論尺。故兼論人迎。蓋尺膚與人迎氣口相應也。

【馬註】此言診病有難已之法也。素問六節藏象論。本經禁服。終始。四時氣等篇。皆以寸口探手六陰經之病為內傷。以人迎探手六足陽經之病為外感。故寸口大者為關。人迎大者為格。今寸口與人迎之脈大小浮沉相等者。其內傷外感。俱未能自已也。

女子手少陰脈動甚者。姙子。

【馬註】素問平人氣象論云。婦人手少陰脈動甚者姙子也。與此同。

越人以地主成形故以右腎主繫胞

嬰兒之頭毛從先天而生

辦音辦内從力飧孫同此言血脈又本手中焦水穀之所生

張註 此論人之始生本于先天之水火也手少陰者兩手之少陰腎脈也蓋胞繫于腎故少陰之脈動甚也夫妊始成形先生兩腎猶太極中之陰陽陰陽分而五行備五行備而形始成是以女子手少陰之脈動甚者主妊子也閔士先曰此篇論診尺若以手少陰心脈論之則失其經旨矣且本經云陰搏陽別謂之有子夫寸為陽尺為陰陰搏者尺脈滑利也陽別者與寸關之有別也○趙庭霞曰動甚者動脈也厥厥動搖狀如小豆與滑脈之流利如珠同形蓋有諸內而形諸外也○朱衛公曰動在左者先感天一之形故主男動在右者先感地二之氣故主女越人以胞繫于命門者謂氣之所感非着于右腎也試按男子之胎多偏手左

馬註 此言診女子有子之法也手少陰者心也為左手寸部心與小腸為表裏而小腸為手太陽故少陰脈動則太陽之脈亦動也所以女子有妊者當為男子之應後世以足易手字蓋以腎脈不止為有妊也不知此子者乃男子也不然則素問靈樞字皆誤乎▲脈訣云太陽大是男娠手足太陽也▼

嬰兒病其頭毛皆逆上者必死○

張註 此論人之血氣本於先天所生而上下環轉者也嬰兒者始生之兒毛髮者血之餘少陰精血之所生也髮復下垂以應人之血氣從下而升復從巔而下若髮上逆是惟生而無降矣升降息故不免于死亡

馬註 此言診嬰兒病之有法也頭毛逆上則血枯而不潤如草之枯者相似故以死擬之然曰病則無病之時尤宜忌也

耳間青脈起者掣痛○

張註 腎主骨而開竅於耳故耳間青脈起者當主筋骨掣痛故承上文而言人之血氣始于先天腎藏之所生

馬註 此言診身中掣痛之有法也上文診血脈之多青者為痛以青為寒也今耳間有青脈起則少陽陽明諸經有寒故為身中牽掣而痛也

大便赤辦飧泄脈小者手足寒○難已○飧泄脈小手足温泄易已○

馬註 辦按海篇辦溥莧切瓜瓠辦則赤辦當作辦

張註 辦別也大便赤辦者謂黃赤之間別也蓋中焦泌糟粕蒸津液乃化而為血獨行于經隧命曰榮氣水穀常并居于胃成糟粕而俱下于太陽濟泌別汁而滲入于膀胱如大便赤辦乃中焦之血與糟粕並下矣飧泄大腸虛而不能濟泌矣此腸胃虛泄于下中焦之汁不能榮于脈中故脈小也若手足温者得下焦之生氣故泄易已此言中焦水穀之精微又藉下焦之生氣以合化○閔士先曰本經凡論鍼論疾之中隱括陰陽血氣之生始出入能明乎正氣之所從來然後知邪病之淺深外內學者當體認毋忽

【馬註】此言診便泄有難易之法也凡大便有赤辦或飧泄赤當為熱而下迫亦主于火也令脈小而手足寒則是證脈相背所以為難已也若止于飧泄脈體亦小但得手足尚溫則泄亦易已矣

四時之變寒暑之勝重陰必陽重陽必陰故陰主寒陽主熱故寒甚則熱熱甚則寒故曰寒生熱熱生寒此陰陽之變也

【張註】此言人之陰陽血氣應四時之寒暑往來而有寒熱陰陽之變蓋變化者陰陽之道也邵子曰少不變而老變故重陰必陽重陽必陰寒甚則熱熱甚則寒

故曰冬傷於寒春生癉熱冬傷于風夏生飧泄腸澼夏傷于暑秋生痎瘧秋傷于濕冬生咳嗽是謂四時之序也

【馬註】此節與素問陰陽應象大論第九節大義相同

【張註】此承上文申明陰陽寒熱之變冬傷于寒春生癉熱者寒毒藏于肌膚至春時人之陽氣外出寒隨氣而化熱故春發為癉熱之病夏傷于暑秋生痎瘧者暑氣藏于募原至秋時人之陰氣外出邪隨氣而發為痎瘧痎瘧者陰瘧也此寒暑之伏邪隨人氣之外內出入也夫天之寒邪化為癉熱天之暑邪化為陰瘧此天之陰陽又隨人氣之變化也夫陽者天氣也主上陰者地氣也主下風乃天之陽邪故傷于風者上先受之濕乃地之陰邪故傷于濕者下先受之陽病者上行極而下是以春傷于風夏生飧泄陰病者下行極而上是以秋傷于濕冬生咳嗽此天地之陰陽又隨四時之上下升降也○趙庭霞曰人之陰陽出入隨四時之寒暑往來故曰四時之變寒暑之勝至于陰陽寒熱之變有因于天氣者有因于人氣者○閔士先曰冬時陽氣伏藏于內裏氣實故寒毒藏于肌膚夏時陽氣發越于外裏氣虛故暑氣藏于募原長夏濕土主氣太陰之氣主七月八月故秋傷于濕募原者藏府之膏膜在腸胃之外是以瘧邪盛透發不出者若流于空郭之中則成鼓脹近時多用斷瘧之法其誤人不淺矣

【馬註】此言陰陽有四時之變而即四時之病以證之也夫四時有變以寒暑之相勝也重陰則變而為陽矣故陰主陽而寒甚則必熱故曰寒生熱也重陽則必變而為陰故陽主熱而熱甚則必寒故曰熱生寒也此乃陰陽之變也試觀冬傷于寒而至春變為癉熱之病春傷于風而至夏變為飧泄腸澼之病則寒生熱之義可見矣夏傷于暑而至秋變為痎瘧之病秋傷于濕而至冬變為咳嗽之病則熱生寒之義可見矣此雖四時之變要亦四時之序為之也

癉熱者熱在肌肉而消癉也

刺節真邪第七十五

【馬註】前論刺有五節後論有真氣有邪氣故名篇

䐜充人 坊惡去聲 䬸音噎 謁音盆

兩火并合故曰陽明埃煙者火土之餘也

二十五家為里

黃帝問於岐伯曰。余聞刺有五節。奈何。岐伯曰。固有五節。一曰振埃。二曰發矇。三曰去爪。四曰撤衣。五曰解惑。黃帝曰。夫子言五節。余未知其意。岐伯曰。振埃者。刺外去陽病也。發矇者。刺府輸去府病也。去爪者。刺關節肢絡也。撤衣者。盡刺諸陽之奇輸也。解惑者。盡知調陰陽補瀉有餘不足相傾移也。

【張註】此章論真氣游行出入于肢節皮膚經脈之間。皆當調之和平。導其通利。真氣者。所受于天與穀氣并而充身者也。受于天者。先天所生之精氣。穀氣者。水穀所生之榮衛宗氣津液也。節之交三百六十五會。神氣之所游行出入。故曰刺節。有因真氣不調。有為邪氣所阻。故篇名刺節真邪。○趙庭霞曰。兩精相搏謂之神。兩精者。先天之精。後天水穀之精。是真氣即是神氣。分而論之。各有其名。合而論之。總屬中下二焦所生之血氣也。

【馬註】此言刺有五節。而先指各經之所用也。振埃者。如振落塵埃也。其法刺其外經。以去陽氣大逆之病耳。發矇者。開發矇瞶也。其法刺其府輸。以去其府病耳。去爪者。如脫去爪也。其法刺其關節肢絡耳。撤衣者。如撤去衣服也。其法盡刺諸陽經之奇輸耳。解惑者。如解其迷惑也。其法盡知調陰陽諸經之虛實。以移其病耳。

黃帝曰。刺節言振埃。夫子乃言刺外經去陽病。余不知其所謂也。願卒聞之。岐伯曰。振埃者。陽氣大逆。上滿于胸中。憤䐜肩息。大氣逆上。喘喝坐伏。惡病埃煙。䬸不得息。請言振埃。尚疾于振埃。黃帝曰。取之何如。岐伯曰。取之天容。黃帝曰。其欬上氣窮詘胸痛者。取之奈何。岐伯曰。取之廉泉。黃帝曰。取之有數乎。岐伯曰。取天容者。無過一里。取廉泉者。血變而止。帝曰。善哉。

【張註】此陽氣逆于內。而不得充行于形身也。陽氣者。陽明水穀所生之氣。大氣宗氣也。陽氣大逆。故憤䐜肩息。大氣上逆。故喘喝坐伏也。六元正紀論曰。陽明所至為埃煙。病惡埃煙。䬸不得息。陽明之氣病也。陽明者土也。請言振發其陽明之氣疾。如振發其塵埃也。天容。手太陽小腸之經。刺之以通陽氣之逆。詘者。語塞也。其欬上氣窮詘胸痛者。所受于天之氣上逆。不得合并而充身也。故取任脈之廉泉。以通腎藏之逆氣。一里者。如人行一里。其氣已通。言其速也。血變者。通其血絡也。○倪士先曰。手太陽心之府也。通神氣。故取手太陽之天容。

【馬註】此承上文而詳言振埃之義也。刺法用振埃者。以其陽氣大逆。上滿于胸中。氣憤而脹。竦肩而息。大氣逆于上。為喘為喝。坐伏不常。病勢內傾。甚惡埃煙。䬸不得息。乃行振埃之法。效亦甚捷。其法當取之天容。

言五五二十俞皆通也

係手太陽小腸經如有欬而上氣窮詘胸痛者則當取之廉泉係任脉經穴但所取之數在天容者無過人行一里許而止鍼在廉泉者至其血變而即止鍼耳

黃帝曰刺節言發矇余不得其意夫發矇者耳無所聞目無所見夫子乃言刺府輸去府病何輸使然願聞其故岐伯曰妙乎哉問也此刺之大約鍼之極也神明之類也口說書卷猶不能及也請言發矇耳尚疾于發矇也黃帝曰善願卒聞之岐伯曰刺此者必于日中刺其聽宮中其眸子聲聞于耳此其輸也黃帝曰善何謂聲聞于耳岐伯曰刺邪以手堅按其兩鼻竅而疾偃其聲必應于鍼也黃帝曰善此所謂弗見為之而無目視見而取之神仙相得者也

【馬註】禮仲尼燕居篇云於夫子昭然若發矇註云若目不明為人所發而有所見也

【張註】此言神氣之通於七竅也矇者耳無所聞目無所見也上竅之不通也聽宮手太陽之經心之府輸也眸子耳中之珠刺耳之聽宮尚疾于發目之矇是耳竅與目竅之相通也以手堅按其兩鼻竅而疾偃其聲必應其耳之鍼是耳竅與鼻竅目竅之相通也而上之七竅不通獨取手太陽以通心神之氣而七竅皆通是神明之通于七竅也心為陽中之太陽故必于日中取之

【馬註】此承上文而詳言發矇之義也夫發矇者其人耳無所聞目無所見令言刺府輸以去府病其輸不知何在伯言此乃刺法之大約即此一府以觀之真足以發矇也如耳目無所見聞者即于日中刺其手足太陽小腸經之聽宮穴其氣與眸子相通當中其眸子也若聲則與耳自相聞矣何也以手堅按兩鼻之竅而急偃其聲頃則聲必應于耳也此所謂彼雖弗見所為而不必有目以為視吾能見而取之則真有神明相得之妙也

巠音皐

黃帝曰刺節言去爪夫子乃言刺關節肢絡願卒聞之岐伯曰腰脊者身之大關節也肢脛者人之管以趨翔也莖垂者身中之機陰精之候津液之道也故飲食不節喜怒不時津液內溢乃下留于睪血道不通日大不休俛仰不便趨翔不能此病滎然有水不上不下鈹石所取形不可匿常不得蔽故命曰去爪帝曰善

榮脉若上液之

【張註】此言津液隨神氣而滲灌于諸節者也津液生于中焦陽明淖澤于骨所以濡筋骨而利關節腰脊者從大椎至尾骶乃身之大關節也手足肢脛之骨節人之管以趨翔蓋津液淖澤于肢脛則筋骨利而脛能步趨肢能如翼之翔也莖垂者腎之前陰乃宗筋之會腎者胃之關主受藏津液夫腎藏所藏之津液從宗筋而上濡于空竅故曰莖垂者身中之機陰精之候津液之道也此言胃府所生之津液隨神

道也

腊思亦切

奈河下失岐伯曰句

津液又隨三焦出氣以充皮膚上文論腎主藏精此論膀胱主藏津內經云怯然少氣者是水道不行形氣

氣而淖注于骨節。腎藏所藏之津液。從宗筋而上濡于空竅。如飲食不節。喜怒不時。則津液內溢。乃下流于睾囊。血道不通。日大不休。俯仰不便。趨翔不能。此病滎然有水。不上不下。當用鈹石取之。形為前陰尻者。筋之餘。謂形不可藏匿。常不得遮蔽。有若去其宗筋。故命曰去爪。

【馬註】此詳言去爪之義也。夫去爪之法。所以為刺關節肢絡者。正以腰脊為身之大關節。肢脛為人之管。莖垂為身中之機。陰精之候。津液之道也。故飲食喜怒不調。津液內溢。乃下留于睾▲陰丸。▼血道不通。其狀日以益大。俛仰甚有不便。趨翔甚有不能。此病滎然有水凝稸不行。所以不上且不下也。若用鈹石之鍼以取之。則形雖大而不可復匿。日常不得隱蔽其水矣。

黃帝曰。刺節言撤衣。夫子乃言盡刺諸陽之奇輸。未有常處也。願卒聞之。岐伯曰。是陽氣有餘。而陰氣不足。陰氣不足。則內熱。陽氣有餘。則外熱。內熱相搏。熱于懷炭。外畏綿帛近。不可近身。又不可近席。腠理閉塞。則汗不出。舌焦唇槁。腊乾嗌燥。飲食不讓美惡。黃帝曰。善。取之奈何。或之于其天府大杼三痏。又刺中膂。以去其熱。補足手太陰。以出其汗。熱去汗稀。疾于撤衣。帝曰。善。

【張註】此因津液不外濡于皮毛。以致陽熱盛而不可近席。不上濟于心藏。以致內熱盛而熱如懷炭。蓋陽氣者。火熱之氣。陰氣者。水陰之氣也。故曰盡刺諸陽之奇輸。奇輸者。六府之別絡也。津液生于胃府水穀之精。大腸主津液。小腸主液。胆者中精之府。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是六府之津液。從大絡而外濡于皮膚分肉者也。心為陽中之太陽。太陽膀胱為水府。水火上下相濟者也。水液不上滋于心。以致心火盛。而熱于懷炭。舌焦唇槁。腊乾嗌燥。心不和。故飲食不知味也。或之于其者。謂水穀之津液。皆藏于膀胱。水液隨太陽之氣。運行于膚表。或不必盡刺諸陽之奇輸。取之于其天府大杼三痏。使膀胱所藏之津。外濡于皮毛。又刺太陽經之中膂。通津液上滋于心藏。以去其熱。手太陰乃金水之生源。而外主皮毛。足太陰主皮。而外主肌肉。脾主為胃行其津液者也。故當補足手太陰。以出其汗。熱去汗稀。疾于徹衣之去熱

【馬註】此承上文而詳言撤衣之義也。夫撤衣之法。以為盡刺陽經之奇輸者。正以陽氣有餘。而陰氣不足。惟陰氣不足。則內有熱。如陽氣有餘。則外有熱。其內熱甚如懷炭。其外熱畏綿帛而不可近身與席。時則腠理閉塞。汗不得出。其舌焦。其唇槁而腊乾。其嗌燥。凡口中無味。美惡莫辨。刺之者。亦惟取其手太陰肺經之天府穴。足太陽膀胱經之大杼穴。各三次。其刺瘡有三。故為三痏也。又取足太陽膀胱經之中膂內俞。以去其熱。又補足太陰脾經手太陰肺經。以出其汗。由是熱去而汗少。其速如撤衣也。

黃帝曰。刺節言解惑。夫子乃言盡知調陰陽。補瀉有餘不足。相傾移也。惑何以解之。岐伯曰。大風在身。血脈

消索也

中焦之汁流于腎藏而為精奉心化赤而為血

偏虛虛者不足。寒者有餘。輕重不得傾側宛伏。不知東西。不知南北。乍上乍下。乍反乍覆。顛倒無常。甚于迷惑。黃帝曰善。取之奈何。岐伯曰。瀉其有餘。補其不足。陰陽平復。用鍼若此。疾于解惑。黃帝曰善。請藏之靈蘭之室。不敢妄出也。

張註 此言陰陽不調致神志之迷惑也、夫火為陽、水為陰、水火者陰陽之徵兆也、火之精為神、水之精為志、大風在身、則血脈偏虛、虛者不足、寒者有餘、血脈偏虛、則輕重傾側矣、陰陽不調、則神志迷惑矣、神志迷惑、是以不知東西、不知南北、而反覆顛倒也、故當瀉其有餘、補其不足、陰陽平復、疾於解惑、夫血者神氣也、心藏所主、而發源于腎、是以風傷血脈、則陰陽不調、陰陽不調、則神志昏而甚於迷惑也、此五節論神氣不調、故曰刺節、節者神氣之遊行出入、神遊最速、故曰疾于撤衣、疾于解惑、○閔士先曰、以上五節、雖有神氣津液之分、然總不出于下焦之腎藏膀胱、中焦之陽明胃府、蓋下焦乃所受于天之精、中焦乃後天之穀氣、兩者相搏而為神也、

馬註 此承上文而詳言解惑之義也、夫解惑以補虛瀉實為法者、正以大風在身、血脈偏虛、其虛者為不足而輕、其實者為有餘而重、大體當傾側宛伏、雖四方上下、皆已反覆顛倒、其狀甚于迷惑、刺之者即其有餘而瀉之、不足而補之、則陰陽諸經自然平復、真如解惑之速也、

黃帝曰。余聞刺有五邪。岐伯曰。病有持癰者。有容大者。有挾小者。有熱者。有寒者。是謂五邪。黃帝曰。刺五邪奈何。岐伯曰。凡刺五邪之方。不過五章。癉熱消滅。腫聚散亡。寒痺益溫。小者益陽。大者必去。請道其方。

張註 此節言真氣通會于皮膚肌腠之間、而有壅滯大小寒熱之病、邪者謂不得中正之和調也、章法也、謂陽盛于外、而為癉熱者、使之消滅、氣熱而為壅腫者、使之散亡、寒者致其神氣以和之、真氣小者益其陽、大者必使之歸去、各有平調之法也、○閔士先曰、始言刺節中論真氣、末言外邪、故曰刺節真邪、所謂邪病者、謂不得中和之道而為病也、若以外邪之病論之、去經義遠矣、

馬註 此言刺分五邪、當用五章之法也、凡刺五邪之方、不過五章而已、▲五章者、漢史約法三章、猶言五事也、▼故邪有熱者、今行刺法、則癉熱消滅、邪有持癰者、今行刺法、則腫聚散亡、邪有寒者、今行刺法、則寒痺益溫、邪有挾小者、今行刺法、則小者益陽、蓋小者不使之大、則其在外為陽者無害而有陽也、邪有容大者、今行刺法、則大者必去、此五章者所以刺五邪也、下文乃析言之、

凡刺癰邪。無迎隴。易俗移性。不得膿。脆道更行。去其鄉。不安處所。乃散亡。諸陰陽過癰者。取之其輸瀉之。

馬註

朧隆同。素問生氣通天論有日中而陽氣隆。本經營衛生會篇作朧。去。蓋朧隆互用。道去聲。

【張註】此氣滯于皮膚肌腠之間而為腫聚也。癰者壅也。此因氣壅而腫，非癰膿也。離合真邪論曰：天暑地熱，則經水波涌而朧起，經之動脈，其至也亦時朧起。蓋言此氣壅于皮膚分肉而為腫，無迎刺朧起之經脈也。俗猶習俗。性者，心之所生也。謂心所生之神氣習聚于此，當移易其流行，非癰膿，故不得膿。脆道，肌肉之理路也。聚氣從脆道更行，去其所聚之鄉，不使安其處，則聚氣乃行散矣。諸陰之脈所過于壅處者，取其輸而瀉之。蓋皮膚分肉之氣，從經輸絡脈而出，恐聚氣之流于脈絡也。此言合并充身之真氣，亦運行環轉之無端也。

【馬註】此承上文而言腫聚散亡之法也。凡刺癰邪，無迎其氣之來隆，所謂避其來銳者是也。如易風俗，如移性情相似，須緩以待之。若不得膿，則揉以脆之，導以行之，去其癰腫之鄉，彼當不安處所，乃自散亡矣。凡諸陰陽經之有病生癰者，取其本經之輸穴以瀉之，如手太陰輸穴太淵之類，手陽明輸穴三間之類。

凡刺大邪日以小，泄奪其有餘，乃益虛。剽其通，鍼其邪肌肉，親視之，毋有反其真。刺諸陽分肉間。

【張註】大者，謂真氣容大于肌腠之間，故當使之日小。夫有餘于外，則不足于內，若泄奪其有餘，乃益虛其內矣。蓋言日以小者，使之復反于內，非奪其外泄也。故剽切其真氣通會之處，鍼其有餘之氣，以通于內。親，近也。近視其肌肉緻密而小，則外內和平矣。若毋有反其真者，再刺諸陽分肉間。蓋真氣者，神氣也，從關節而出于肌腠之外，故剽通其關節，其有未反者，再取之肌肉也。○閔士先曰：水穀所生之氣，從大絡而出于分肉，神氣出于肌節之間，總屬中焦之穀氣而分走其道。○趙庭霞曰：穀氣與下焦之精氣相搏，而後謂之神。○朱衛公曰：毋有反其真，刺諸陽分肉間，是真氣從節而出，可復從分肉理路而入，亦環轉出入者也。

【馬註】此承上文而言其大者必去之法也。凡刺邪之大者，日漸使之小焉可也。彼大者成于有餘，當泄奪之，則邪益虛，遂乃剽竊其通流之所，鍼其大邪之移，又即其分部肌肉以親視之，毋使之反其真氣可也。其所取之穴，當刺諸陽經之分肉間耳。

凡刺小邪日以大，補其不足，乃無害。視其所在，迎之界。遠近盡至，其不得外侵而行之，乃自費。刺分肉間。

【張註】小者，通會于肌腠之氣虛小，故當使日以漸大，即追而補之，乃無害。視其氣至之所在，而迎之于界。界者，節之交也。使上焦之神氣，中焦之穀氣，下焦之天真，遠近盡至，則日以大矣。使，漸進也。費，用也。其不得外侵而行之者，乃中焦之穀氣自用，不與下焦之天真合并而充身，故當刺分肉間以通其穀氣。○閔士先曰：追而濟之曰補，蓋追其正氣之內歸。小者當迎之使出，不當追之使入。曰補其不足乃無害者，言此處追而補之，則彼處溢而自出矣，謂真氣之環轉出入者也。○朱衛公曰：此節與上節交錯環轉，本篇論氣血之離合出入，聖人反復辨論，曲盡婆心，學者不可不深體之。

辟闢同

【馬註】此節承上文而詳言小者益陽之法也凡刺邪之小者慮其日以益大故必補其不足則真氣當復而無害又視其分部所在以迎其氣來之界而奪之此乃先補不足之經而後瀉其有餘之經是以遠近之真氣盡至其邪不得外侵而行之乃自廢而無留也所謂小者益陽之義如此然刺之之法當取其有邪之分肉間耳

凡刺熱邪越而蒼出遊不歸乃無病為開闢門戶使邪得出病乃已

【張註】熱邪者陽氣盛而留于肌腠之間故為熱也蒼蒼者天之正氣也越而蒼者使邪熱發越而天真之氣色見矣出游不歸謂神氣遊行于外而不返其真此為開闢門戶使邪得出而後病乃已故雖出遊不歸乃無病此蓋言真氣外內出入環轉無息者也

【馬註】此承上文而詳言癉熱消滅之法也凡刺熱邪其熱盛則神思外越而意氣蒼茫若出遊不歸乃欲無病當開辟之以通其門戶使邪熱得出所謂瀉之有餘也則病乃自已矣

凡刺寒邪日以除徐往徐來致其神門戶已閉氣不分虛實得調其氣存也

【張註】寒氣者所得于天之水寒神者火之精也水火相感神志合精是為和平故刺寒邪者日以除其寒徐往徐來以致其神氣即閉其門戶使氣不分而寒熱之虛寔得調其真氣乃存矣上節論開闢門戶以去邪此論門戶已閉乃存正

【馬註】此承上文而詳言寒痺益溫之法也凡刺寒邪一日之內即當除之用鍼之間徐往徐來以致其神氣使門戶已閉分氣不泄則虛實得調其真氣自存而寒者溫矣

黃帝曰官鍼奈何岐伯曰刺癰者用鈹鍼刺大者用鋒鍼刺小者用圓利鍼刺熱者用鑱鍼刺寒者用毫鍼也

【馬註】第七篇同

【張註】此申明五者之病皆在皮膚肌肉之氣分故所用之鍼皆取痺于肌肉者也

【馬註】此承上文而言刺五邪之鍼各有所宜用也按本經九鍼論五曰鈹鍼主大癰膿兩熱爭者也故此曰刺癰者用鈹鍼又四曰鋒鍼主癰熱出血故此曰刺大者用鋒鍼又六曰圓利鍼主取遠痺者也故此曰刺小者用圓利鍼一曰鑱鍼主熱在頭身故此曰刺熱者用鑱鍼又七曰毫鍼主寒熱痛痺在絡故此曰刺寒者用毫鍼

請言解論與天地相應與四時相副人參天地故可為解下有漸洳上生葦蒲此所以知形氣之多少也陰

陽者寒暑也熱則滋雨而在上根荄少汁人氣在外皮膚緩腠理開血氣減汗大泄皮淖澤寒則地凍水冰人氣在中皮膚緻腠理閉汗不出血氣强肉堅濇當是之時善行水者不能往冰善穿地者不能鑿凍善用鍼者亦不能取四厥血脈凝結堅搏不往來者亦未可即柔故行水者必待天溫冰釋凍解而水可行地可穿也人脈猶是也治厥者必先熨調和其經掌與腋肘與脚項與脊以調之火氣已通血脈乃行然後視其病脈淖澤者刺而平之堅緊者破而散之氣下乃止此所謂以解結者也

張註 此解論所受于天之氣從陰而生自下而上應天地之寒暑往來隨四時之生長收藏者也漸洳濡溼之地也葦蒲生於水中其質柔弱中抽堅莖名曰蒲槌內剛外柔爲堅心之次水以比人之元陽生于精水之中故曰此所以知形氣之多少也謂充于形中之氣生于天一水中知所稟之厚薄則知氣有多少矣人之陽陰出入應天地之寒暑往來熱則滋雨在上而萬物之根荄少汁葢言精水亦隨氣而上出者也熱則人氣在外腠理開而汗大泄津氣外泄故在內之血氣減少此言人之血氣本于下焦之精氣也地凍水冰則天氣收藏而人氣在中皮膚緻密而汗不出精氣內藏故血氣自强也善行水者不能鑿冰善用鍼者不能取四厥謂氣隨天地之寒暑出入非人力之所能强也治厥者必先熨通其氣也調和其經通其經也謂所受于天之精氣行于經脈之外內者也調之掌與腋肘與脚項與脊謂血氣之行於上下四旁無處不到也淖澤者行之太過當刺而平之緊濇者溢滯不通當破而散之此所謂以鍼而解結者也

馬註 此詳言鍼論之義▲鍼論二字見官能篇此論字根彼來▼而有解結之法也▲官能篇原有解結之字▼伯言請以言解鍼論之義必即天地四時爲應爲副而以人身參之始可爲解是故地下有漸洳則上生葦蒲人稟天地之氣有厚薄斯有形氣之多少也天地之陰陽者即寒暑也暑熱則地氣上蒸而滋雨氣在于上所以物之氣亦不在下而在上其根荄當少汁至以人身論之其氣當在表以皮膚則緩以血氣則減以汗則大泄而皮上淖澤此人得天地之暑熱故氣之在外者如此若天地氣寒則地凍水冰氣尚在裏以皮膚則緻密以腠理則閉以汗則不出以血氣則强硬以肌肉則堅濇當是之時其水成冰雖善行水者不能使水之往流其地正凍雖善穿地者不能鑿凍人氣在中雖善用鍼者不能取四肢逆之脈血脈凝堅結聚不能往來未可使之即能和柔故行水者必待天溫冰釋凍解而水可行地可穿也人身之脈旣已猶是故治四肢厥逆之脈者必先用火以熨調之和其各經凡肘與腳掌與腋項與脊無不熨之使火氣已通血脈乃行然後視其病脈之淖澤者則刺而平復之其脈堅緊者則破而散之候其氣下乃止鍼此乃鍼論解結之法也

用鍼之類在於調氣。氣積于胃。以通營衛。各盡其道。宗氣流於海。其下者。注於氣街。其上者走於息道。故厥在于足。宗氣不下。脉中之血凝而留止。弗之火調。弗能取之。

張註 此言後天所生之穀氣。乃營衛宗氣各走其道。充于形身之上下者也。厥在足者。少陰之氣厥也。寒氣厥逆于下。是以宗氣不能下行。脉中之血凝而留止。弗之火調。弗能通之。謂下焦之精氣。乃陰陽水火。得火熱而後能溫其水寒。夫所受于天者。少陰腎藏之精氣也。衝脉與少陰之大絡。起于腎。出于氣街。循陰股內廉。邪入膕中。厥在于足而宗氣不下者。謂宗氣下行。而與少陰之氣相合也。夫所謂合并而充身者。下焦先天之氣。上與陽明之穀氣相合。而出入于關節肌腠之間。然而後天所生之宗氣。亦下行而與少陰之精氣相合。注于氣街。入于膕中。并行于經脉皮膚之外內者也。

馬註 此承上節用火熨調之義。而推明之也。凡在鍼之類。在于調病人之氣。其氣由胃中而生。故氣積于胃也。然由中焦之氣降于下焦。而生此營氣。由下焦之氣生于中焦。以升上焦。而生此衛氣。營衛生會篇所謂營氣出于中焦。衛氣出于下焦。又曰清者為營。濁者為衛是也。皆由胃中所積之氣。通此營衛之氣。以各行其道。營氣則隨宗氣以行于經隧之中。衛氣則行于各經皮膚分肉之間。且所謂宗氣者。則流于膻中。為氣之海者是也。其下而為中下二焦者。則注于氣街。即足陽明胃經之氣衝穴也。故在上之宗氣。出喉嚨。司呼吸。以行息道。凡氣自足而上厥。則上之宗氣不降。脉中之血凝而留止。斯時也。若弗用火以熨而調之。烏能取四肢氣血逆而解其結哉。

用鍼者。必先察其經絡之寔虛。切而循之。按而彈之。視其應動者。乃後取之而下之。

張註 此申明血氣之行于脉中也。內經云。絡滿經虛。瀉陽補陰。經滿絡虛。瀉陰補陽。蓋以裏之經脉為陰。外之絡脉為陽。血氣之行于脉中。從經而脉。脉而絡。絡而孫。故必先察其經絡之虛寔。而後取之。

馬註 此言用鍼者有先察後取之義。亦承上文先熨後行之意而推廣之也。凡用鍼者。必先察其經絡之或虛或寔。則寔者當瀉。虛者當補。穴在何經。切而循之。按而彈之。視其氣之來應而動者。然後取其穴而下鍼焉。斯可也。

六經調者。謂之不病。雖病。謂之自已也。一經上實下虛而不通者。此必有橫絡盛加于大經。令之不通。視而瀉之。此所謂解結也。

張註 此申明血氣之行于脉外也。六經者。手足之十二經脉也。大經者。經隧也。經隧者。五藏六府之大絡也。胃府所出之血氣。充于皮膚分肉之間者。從藏府之大經。而外出于皮膚。橫絡者。經脉之支別也。如一

經上實下虛而不通者此必有經脉之横絡盛加于大經而令之不通也故視而瀉之此所謂解結也此二節論水穀所生之血氣榮于脉中充于膚腠各有道路也○閔士先曰以此二節列于篇中者分别合并而充身之真氣各别也當以自費之義參之

【馬注】此言六經調者為不病而一經病者即用解結之法也手足各有三陰三陽謂之六經也六經之脉各調和者謂之不病內有一經之脉上實下虛而不通此則足經之氣厥逆而上故上實而下虛其在外必有横絡之脉盛加于大經之中令其不通乃視之可見者也當視而瀉之此亦所謂解結之法也

上寒下熱先刺其項太陽久留之已刺則熨項與肩胛令熱下合乃止此所謂推而上之者也

【張注】此言下焦所生之氣從下而上也太陽為諸陽主氣而太陽之氣生于膀胱水中上寒下熱此太陽之氣留于下而不上故先刺其項太陽久留之以候氣至已刺則熨項與肩胛令火熱與下之陽氣交合乃止此所謂推而上之者也○閔士先曰本經凡曰項太陽皆在氣分上看取表氣故不言經穴○趙庭霞曰少陰太陽主水火之標本故俱用火以溫氣

【馬注】此治上冷下熱之法也凡上冷下熱者先刺其項乃足太陽膀胱經穴也久留其鍼候其氣至而熱且方已久鍼之時必熨項與肩胛中令其熱與下合乃止鍼此其熱在于下也若或推之而上所謂推而上之之法也

上熱下寒視其虛脉而陷之于經絡者取之氣下乃止此所謂引而下之者也

【張注】此言上焦所生之氣從下而上也上焦開發宣五穀味熏膚充身澤毛是謂氣此上焦之氣從上而下如上熱下寒當視其虛脉而陷之于經絡者取之此因脉虛而氣陷于脉內不能熏膚熱肉故下寒也故當取之于經俟氣下乃止此所謂引而下之者也

【馬注】此治上熱下冷之法也凡上熱下冷者視其下脉之虛而陷之于經絡者補之使上之氣下乃止此其熱在于上者若引而下之所謂引而下之之法也

大熱徧身狂而妄見妄聞妄言視足陽明及大絡取之虛者補之血而實者瀉之因其偃卧居其頭前以兩手四指挾按頸動脉久持之卷而切之下至缺盆中而復止如前熱去乃止此所謂推而散之者也

【張注】此言中焦所生之氣從中而出散行于上下者也中焦之氣陽明水穀之悍氣也大熱徧身狂而妄見妄聞此陽明之氣逆而為熱狂也故當視足陽明之皮部及大絡取之虛者補之如逆于血脉之中而

血實者瀉之。蓋中焦之氣。從大絡而出于皮膚者也。其悍氣之上衝頭者。循咽上走空竅。出顑下。客主人。循牙車。復于陽明之脈相合。并下人迎。從膺胸而下至足跗。故當因其偃卧。居其頭前。以兩手四指挾按頸中人迎之動脈久持之。蓋使悍熱之散于脈外。勿使合于脈中。此所謂推而散之者也。以上三節。申明膺表之氣。又有從上中下之三道而出者。是所受于天與穀氣并而充身者。又有三氣也。學者能明乎陰陽血氣離合出入之道。全經大義。思過半矣。

馬註 此治大熱之法也。上文上寒下熱。上熱下寒。其熱非偏身者也。今大熱偏身。狂而閒見言語以無為有。則熱之極也。足陽明經多氣多血。為五臟六府之海。故當視其足陽明之大絡。取之。虛則補之。血而實者則瀉之。又必因病人偃卧之際。醫工居其頭前。以兩手各用大指食指共四指。挾其頸之動脈而按之。即人迎大迎處也。又久而持之。又卷而切之。下至缺盆之中而後止。又如前法行之。候其熱去乃止。此所謂推而散之之法也。

黃帝曰。有一脈生數十病者。或痛。或癰。或熱。或寒。或痒。或痺。或不仁。變化無窮。其故何也。岐伯曰。此皆邪氣之所生也。

張註 此下論邪氣之傷人。榮衛宗氣則真氣去。邪獨留。邪氣淫泆。變化無窮。是以一脈而生數十病也。

馬註 此言一脈而生數十病者。皆邪氣之所生也。邪氣者。即下文之虛邪也。蓋虛邪賊風。善行而數變。故為病之多有如是也。

黃帝曰。余聞氣者。有真氣。有正氣。有邪氣。何謂真氣。岐伯曰。真氣者。所受于天。與穀氣并而充身者也。正氣者。正風也。從一方來。非實風。又非虛風也。邪氣者。虛風之賊傷人也。其中人也深。不能自去。正風者。其中人也淺。合而自去。其氣來柔弱。不能勝真氣。故自去。

張註 所受于天者。先天之精氣。穀氣者。後天水穀之精氣。合并而充身者也。正氣者。大塊噫氣。其名為風。從一方來。非實風。又非虛風。此天地之正氣也。虛風者。從虛鄉來之賊風。傷人正氣。其中人也深。不能自去。正氣者其中人也淺。與真氣合而自去。蓋其氣來柔弱。不能勝真氣。故自去。○閔士先曰。人秉天地之正氣所生。故天之正氣。與人之真氣相合。不能勝真氣者。合并之氣勝也。○朱衛公曰。風出于地隧之中。故其氣來柔弱。實風者。天之怒氣也。

出於地隧故為大塊

合則總謂之真氣

馬註 此承上文而言氣分為三惟邪氣能傷真氣也真氣者與生俱生受之于天日與穀氣相并而充滿于身者也正氣者正風也從一方來此風非寔非虛如春之東風夏之南風秋之西風冬之北風者是也其中人也淺以其風氣之來柔弱不能勝人真氣故耳邪氣者乃虛風之賊傷人者也如冬居叶蟄之宮而風自後來者是也▲大義見歲露篇▼其中人也深不能自去也所以變化無窮而一脈有數十病耳

虛邪之中人也灑淅動形起毫毛而發腠理其入深內搏於骨則為骨痺搏于筋則為筋攣搏于脈中則為血閉不通則為癰搏于肉與衛氣相搏陽勝者則為熱陰勝者則為寒寒則真氣去去則虛虛則寒搏于皮膚之間其氣外發腠理開毫毛淫氣往來行則為痒留而不去為痺衛氣不行則為不仁

張註 此言虛邪之傷形也洒淅動形故搏于皮脈肉筋骨而為痒為攣為癰為痒陰勝則為寒寒則真氣去有傷衛氣則為不仁此皆邪氣之所生也

馬註 此承上文而言虛邪入人之深有為骨痺為筋攣為癰為熱為寒為痒為不仁等病也夫虛邪之中人也其初時為淅惡寒以振動其形起人毫毛發人腠理其邪既入深內搏于骨則為骨痺搏于筋則為筋攣搏于脈中而血閉不通則為癰腫搏于肉而與衛氣相搏當是時陽氣勝者則為熱乃陽經之氣勝陽經也陰氣勝者則為寒乃陰經之氣勝陰經也寒則真氣去而且虛其寒搏于皮膚之間邪氣外發腠理開其毫毛淫氣往來而行為痒留而不去則為痺衛氣不行則為不仁不知痛痒也

虛邪偏容於身半其入深內居榮衛榮衛稍衰則真氣去邪氣獨留發為偏枯其邪氣淺者脈偏痛

張註 此邪氣偏容于形傷其榮衛則真氣去而為偏枯也其邪氣淺者脈偏痛蓋偏枯者邪直傷于筋骨也○閔士先曰榮衛稍衰則真氣去學者當知榮衛真氣同本所生而各走其道可離而可合者也

馬註 此承上文而言虛邪之入人深則為偏枯淺則為脈痛皆變化無窮之義也

虛邪之入于身也深寒與熱相搏久留而內著寒勝其熱則骨痛肉枯熱勝其寒則爛肉腐肌為膿內傷骨內傷骨為骨蝕有所疾前筋筋屈不能伸邪氣居其間而不反發為筋溜有所結氣歸之衛氣留之不得反津液久留合而為腸溜久者數歲乃成以手按之柔已有所結氣歸之津液留之邪氣中之凝結日以易甚連以聚居為昔瘤以手按之堅有所結深中骨氣因于骨骨與氣并日以益大則為骨疽有所結中于肉宗

氣歸之。邪留而不去。有熱則去而為膿。無熱則為肉疽。凡此數氣者。其發無常處。而有常名也。

張註 此虛邪傷氣而病形也。寒與熱搏者。形中之陰陽二氣也。蓋形舍氣。氣歸形。形氣之相合也。是以傷形則病氣。傷氣則病形。結氣歸之者。寒熱相搏之氣。歸于邪留之形所也。凡此數氣者。其發無定處。而有肉枯骨蝕筋溜昔瘤之定名也。末章論邪氣病形。則真氣去而營衛傷。蓋真氣者。出入于節之大。遊行于皮膚肌腠之間者也。

馬註 此承上文。而悉舉虛邪中人之病。亦變化無窮之義也。虛邪入于人者既深。則寒與熱相搏。如久留而內着。其寒勝夫熱。則為骨疼而肉枯。熱勝夫寒則為肉爛而肌腐。且為膿及內傷其骨也。 內傷其骨則為骨蝕。骨蝕者。骨有所損也。必有其所。 如內傷其筋而疾在前筋。則筋曲屈而不得伸。邪氣居其中而不出。則發為筋溜。筋溜者。筋有所流注也。亦必有其所。 如邪氣有所結而歸于內。衛氣亦留于內。而不得出。以反于外。所以津液亦久留于其中。則合而為腸溜。腸溜者。腸有所流注也。久者數歲乃成。以手按之則可至于柔。然亦必有其所。 如或邪氣之結者。歸于內津液留于內。而又有邪氣中之。則凝結易至于日甚。遂至相連而聚居于內。當為昔溜。然非一日而成者也。以手按之則堅。且有其所。 又或結深中骨。則邪氣因于骨。骨與氣并。日以益大。則為骨疽。亦有其所。 若或結氣中之于肉。上焦宗氣正行于其所。被邪氣留而不去。如有熱則化而為膿。如無熱則止為肉疽。 凡此數等邪氣。其發雖無一定之處。而各有一定之名也。

靈樞經合纂卷八終

